

# 武俠世界

搏命大亞悲 (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三) 傅紅雪·著

安祥寧靜的香江小鎮，突然發生了令人膽顫心驚的怪事，南宮雪一行人前往調查，不想遭到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海難，她竟然生吃死人肉……



第28年

44

\$5.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南宮雪傳奇故事之「搏命大亞悲」，故事新穎，內容描述一個安詳寧靜的香江小鎮，突然間怪事頻生，不少新生嬰兒夭折，南宮雪為了追查事實的真相，和幾個友好前往調查，沒想到他們遭到一場驚心動魄的海難，大難不死，他們飄浮到一座荒島上，在他們感到絕望之時，突見一隻帆船駛來，原來柳花花在知悉南宮雪等人失蹤時，根據一些線索追尋而至，使南宮雪等人解了危困……欲知詳情，請閱本文。

馮嘉所撰寫的奇俠司馬洛故事，向來以刺激緊張，情節迂迴曲折見稱，今期的「三屍一命」，故事情節更為奇特精彩，因為奇俠司馬洛在故事的開頭，便做出異乎尋常的事——盜墳，欲知實情如何，你就非慢慢看下去不可了。

下期狄心所著的「青龍記」是繼「英雄淚」之後又一新作，故事描述三個小人物不懼風險，拿着一張假藏寶圖闖蕩江湖，到處招搖，因而引起各方人物的爭奪，也因此而掀起了江湖上重重風浪……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搏命大亞悲（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三）  
香江小鎮突然發生了連串的怪事，南宮雪一行八人前往調查，不想却遭到一場驚心動魄的海難，她竟然食死人肉……**傅紅雪 3**

###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花和尚魯智深（水滸傳連圖故事之二）◀四▶……**高石 41**  
魔與俠（一月完俠義傳奇小說）◀三▶  
魚家莊事件 長白魔操縱……**范禮 46**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小魚吃大魚（俠情風趣小說）◀四▶  
擒賊領賞 協助越獄……**歐陽雲飛 59**  
新月刀（俠情中篇故事）  
枕戈待命 二更出擊……**東方玉 67**  
仇海騰龍（俠情中篇故事）◀三▶  
不取義害仁 昂首入絕谷……**東方白 77**  
飄香劍（俠情中篇故事）  
月軒軟禁 了解地形……**蕭逸 85**  
天衣（俠情中篇故事）  
權衡得失 棄美護證……**黃鷹 93**  
蝶飛蘿蘭花滿樓（俠情中篇故事）  
陰謀難逞 交換成功……**高阜 99**  
小草包（俠情中篇故事）  
雙釵救駕 同陷羅網……**王寶寶 103**  
三屍一命（奇俠司馬洛故事）◀一▶  
逃犯詐死 幾乎上當……**馮嘉 113**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龍飛鳳舞（新派武俠長篇）  
金蜈蚣出現 衆長老震驚……**藍荒 121**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一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  
—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理：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 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一號  
環球大廈式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冊港幣五元 ·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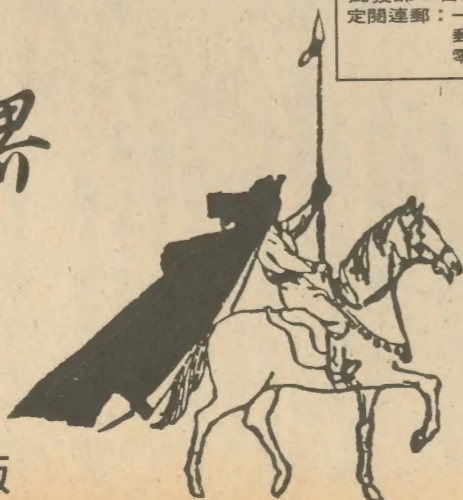
第28年

第44期

（總號143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繼承人

馬雲著

千門奇俠故事

繼承人

馬雲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  
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  
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  
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 悲亞大命搏



## 奇人怪事何其多

樂事。

久旱甘霖，金榜題名時，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人生四大樂事也。

對屈無忌來說，這些都不足以令他感到快樂。

他早已超過而立之年，不論是成家立業，他都已小有成就；唯一遺憾的是，成親整整五年，妻子尹美岱不曾為他生下一女半子。

叫她。

吉婆婆。

她其實只不過是四十幾歲的人。

但是鎮上大大小小，每一個人都這樣

叫她。

只因為大家喜歡這樣稱呼她，有一種

親切敬慕的感覺。

這裡原本只是一個小鎮，一個靠海而

不為人所注意的小鎮，但是歷經了幾代人的

苦心經營，已經成為世人欽羨的美麗港

口。

人們都叫它「香江」。

這裡的人，每個人都愛香江，都做出

了他們最大的貢獻。

吉婆婆也做出了貢獻。

廿九年來，她順利的使無數的小生命

來到香江。

——她是此地唯一的接生婆。

大家敬慕她最大的原因是：無論是男是女，凡是經過她手接生的小生命，無不順利成長，至今為止，絕無死嬰或夭折之紀錄。

所以大家都喜歡她。

吉婆婆就是吉祥如意的表徵，大家都

深信不疑。

可是，她現在却滿頭大汗，一臉驚悸

從屈無忌的房裡走出來。

「怎麼樣了？吉婆婆。」

屈無忌早已迫不及待趨前去：「是男

的還是女的？」

不管是男或女他都喜歡，因為一樣都

會叫他爹。

吉婆婆的表情，令他立刻感到不對：

「吉婆婆，為何不會聽到嬰兒啼哭聲？」

世界上所有的嬰兒都有一個共同的特

點，不論他日後貴為天子或卑為乞兒，在

生下來時候都是會啼哭的。

屈無忌雖然沒有做過父親，但是這個

道理他還是明白的，所以他銜著臉衝進

去。

香江小鎮終於出現了第一個死嬰。

\* \* \*

天氣慢慢涼快起來。

早秋的脚步已漸至。

這時候的「靜心湖」顯得份外的美，美

得像首詩。

平常這個時候，南宮雪總會情不自禁

的沉醉在這如畫的景色裡，可是她此刻却

快快不樂。

她不高興是有原因的：

——兩天前，柳花花陪孤獨美到泰山

看日出。

只不過兩天，她却覺有如兩年之久。

忽然，她臉上有了笑意。

但是很快又消失。

她原本以為身後的腳步聲是柳花

花的。

可是她馬上想到他至少也得十天

半月才能回來。

所以她沒有去理會那腳步聲。

——不用看，她也知道那是「天下第一

白則七」。

這兩天，他都很勤快的往她這裡跑。

南宮雪曾經為這個問題感到好笑。

——她本只有一個「花花公子」做朋友，

現在却多了一個幹小偷的朋友，這是她

做夢也想不到的。

花花公子和小偷有什麼不同？

當然有不同，而且有很大的不同。

對南宮雪來說，最大的不同是：花花

公子無疑已把她這顆少女心弄得花花；

而小偷則正處心積慮的想「偷」她這顆心。

她轉過身來，果然發現那人不是柳花

花。

但是，也不是白則七。

是誰？

無論你怎麼看，你都將相信那個人已

經非常老了。

可以看得見的頭髮、眉毛、以及垂胸

的長鬚，清一色是白的，白得發光，白得

閃亮；再加上那濃深密佈的皺紋，一看就

知道他已是「爺爺級」的人物。

可是他說話的聲音，不僅洪亮如鐘，

而且鏗鏘有力，簡直就像小伙子一樣，他

說：「妳就是南宮雪？」

「南宮雪就是我。」對年長的老人，南

宮雪多少有幾分客氣。

「很好，」那人一雙眼銳利得像鷹：

「老夫就是公孫衛道。」

南宮雪動容。

——她聽過這個名字，江湖上的人都

稱他為公孫先生。

「公孫先生，久仰。」南宮雪欠身。

「不必多禮。」公孫衛道揚揚手：「南

宮雪，老夫今日前來，想跟你打個商

量。」

南宮雪沒有回答。

——她討厭依老賣老的人。

公孫先生鷹眼般的眸子盯住南宮雪：

「老夫想替妳做個媒，不知妳意下如何？」

微一愣，南宮雪訝道：「原來公孫先

生是個媒公？」

「我不是，」公孫衛道淺淺一笑：「老

夫活了八十歲，從未替人做過媒，只這

一次例外。」

南宮雪覺得很好玩，不禁笑了起來：







，特別是那張唇皮又寬又厚，所以說話的音調比一般人來得高了些：「這次的錯失，純屬意外，相信撤換了一些粗心大意的人員之後，不會再發生任何意外了。」表叔面無表情：「我們煉這個『核丹』多久了？」

柯尼低聲回道：「差一個月便兩年。」

「兩年，」表叔吐出一口煙霧：「所花的錢不說，如今却死了這麼多人，你們真是無能。」

柯尼與甘天噤若寒蟬。

吓的一聲，一口濃痰從表叔口裡飛入痰盂：「大亞悲煉核丹死了人倒不打緊，搞到遠在五十里外的香江烏煙瘴氣，這個問題就大了。」

他頓了一頓：「如果繼續下去，你們知道後果嗎？」

甘天吞吐的說：「只怕香江的人、魚、畜都會死絕。」

「就算整個香江死絕也無所謂。」表叔調整了一下斜靠椅背的坐姿：「問題的嚴重，在於香江若真的成了死城，必然會引起天下人的注意，如果引起武林羣豪的追查，我們的心血豈不整個潰敗？」

他一字一字的接著說：「到時我們『紅月幫』想在武林中立足，只怕很難了。」

柯尼與甘天的額角冒出了汗水。

表叔的目光像刀鋒般的掃了他們一眼：「最糟糕的是，由於這次事件的發生，竟引發了東方珠的叛逃！」

柯尼與甘天忽然渾身震悚，雙雙跪伏於地，顫聲道：「屬下該死！」

表叔面無表情。

湖濱站著四個人：南宮雪、白則七、以及公孫先生祖孫倆。

「公孫先生，」南宮雪面無表情的注視著他：「我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告訴你，我絕不會答應這門婚事。」

「為甚麼？」公孫先生老臉泛著怒意：「難道我孫子真配不上妳？」

「不為甚麼，只因我不願意，我不高興，你懂了嗎？」南宮雪瞪著他說。

「如果你不懂，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你孫子是否配得上我，」南宮雪一字一字的接著說：「那麼我就明白告訴你，他的確配不上我。」

妳……

清癯的臉上，陡地湧上因被羞辱的憤怒，公孫先生再也按捺不住火爆的脾氣，轟然狂吼：「南宮雪，妳好生狂妄！妳目中無人，不識抬舉，老夫今天非得好好教訓教訓妳不可！」

話聲中，袍袖一揮，就要動手，身旁的公孫長勝却一把拉住了他：「爺爺，您怎可以動手打人？這種事怎能勉強人家，既然她不肯答應，那就算了，咱們走吧。」

「住咀！」公孫先生側首瞪眼：「你給我乖乖站到一邊去，這裡的一切，爺爺替你作主。」

「公孫先生，」白則七總算弄清楚怎麼一回事，再也忍不住，當下笑道：「天底下最莫名其妙的人，大概就是你了，現在是甚麼年頭，難道你想逼婚不成？」

「你是誰？」公孫先生怒目相視。

「我叫白則七，白則七就是我。」白則

七

＊ ＊ ＊

他用力吸了一口煙，然後慢慢的從鼻孔與咀中徐徐吐出：「如果，讓她順利逃出去，把我們的內幕向江湖上公佈，到時候，不只是你們兩個人死，只怕連我也活不了。」

柯尼抖顫著說：「屬下祇請幫主讓我等前往緝拿東方珠。」

「這件事已著令召總管與狐堂主親自辦理了，勿庸你們操心。」

表叔說：「你倆該做的事是把『核丹』趕快煉好，我再給你們半年時間……」

頓了一頓：「如果還是搞不好，那麼你們就永無機會跪在這裡，那時候，你們好好去向閻王老爺跪地求饒吧。」

柯尼與甘天額角伏地，悶聲也不敢哼。

＊ ＊ ＊

有人認為，世上永無公平之事。

如果有，那大概就是「時間」吧。

無論你多有錢有勢，也無法改變時間的流轉速度；任何人都只能擁有一天十二個時辰，公平得很。

可是對此刻的東方珠來說，却覺得上天給她的時間太多了。

——多到令她有如度日如年之感。

——人在痛苦的時候就會有這種感覺。

她現在非常痛苦。

因為她已經看見十幾支熊熊的火把走入樹林裡。

火把當然不會自己走路。

——那自然是追捕她的人找上來了。

＊ ＊ ＊

她此時又餓又累，無論如何是敵不過那十幾廿人的彪形大漢，何況還有刑堂主狐邦親自出馬，單是他一個人，東方珠便自信不是他的對手。

所以她不但痛苦，而且還有恐懼。

她把身子伏低在雜草中，大氣也不敢喘。

火把漸漸向她這裡靠近。

她的心跳也愈來愈快。

却覺得時間越過越慢。

終於，一把火炬離她藏身之處不過尺餘。

「完了！」她閉下了眼睛。

＊ ＊ ＊

南宮雪無法拒絕白則七與她同行。本來，這件事應該是柳花花的事，南宮雪以朋友的身分代他處理此事。

白則七也是柳花花的朋友，他也以這個理由插手此事，南宮雪自然不能說話。

其實她私下希望白則七能同行，畢竟多一個人總是多一分力量，所謂「人多好辦事」便是這樣。

由於計劃是明天一早動身，所以白則七挑檢了兩件隨身衣物，隨同南宮雪回到「靜心湖」畔的「醉仙樓」住一晚，以便絕早一同上路。

遠遠的，還未進入「醉仙樓」之時，南宮雪心頭便湧上了一絲驚訝。

——大廳上的燈光仍亮著。

通常這個時候，醉仙樓理應打烊了才對。

進入廳堂之時，她明白了。

——公孫先生偕同一位標緻的年輕人去。

白則七沒有追擊，忽然抽身退於一旁。公孫先生却仍欲撲身前來，南宮雪已嬌喝一聲：「住手！」

她面露苦笑的望著公孫先生：「難道真要拚個你死我活？」

「值得嗎？」她接著說：「大家誰也沒有半點恩怨，如此火拚，只怕足以讓天下人笑掉大牙。」

「誰說沒有恩怨？」公孫先生怒容滿面：「難道妳沒看見他方才對老夫那種無禮的態度？」

「你這個老鬼才真是無禮蠻橫。」這句話南宮雪當然不敢說出來，只怕一說更是沒完沒了。

這種事真教南宮雪頭痛，只好苦歎一聲道：「就算我們兩個態度不佳，言語不遜，頂撞了老前輩您，所謂大人不念小人過，您老就高抬貴手些吧。」

她這番話，令白則七很驚異回過頭去望她。

——她不像會講這種話的人。

——她愈來愈成熟了。

被她這麼一說，公孫先生倒真有點不好意思，滿肚子的脾氣一時也發不出來，自找台階的瞪了白則七一眼，哼了哼：「姑且看在南宮姑娘面上，饒過你這次。」

白則七却被他惱得火起，身形一晃，便是欺身上前，忽見南宮雪向他使了個眼色，只好隱忍下來。

南宮雪也覺得奇怪，自己的火爆脾氣

去。

為何一下子改了這麼多？

也許，她看見了公孫先生那種蠻橫樣子，也發現了自己經常刁蠻野橫的態度，確實使人難受。

也許，她突然想起上次在「飛鷹堡」之事，因自己驕橫態度，弄得自己差點橫死「野豬林」，而且也累得柳花花和八十歲的老太婆上床。

也許，她突然想起張長弓，如果自己的態度好一點，或許他就不會自殺了。

也許……也許……

總之，南宮雪變了。

變得更加成熟，無論是心理上或思想上的。

只見她唇角含笑，語音柔和朝公孫先生道：「公孫先生，其實我很感謝你看得起我南宮雪，否則你不會執意要我當你的孫媳婦……」

「本來就是，」公孫先生咧著咀攔住她的話說：「老夫我一見妳就喜歡，妳是個很有個性的女人家。」

「多謝你的誇讚，南宮雪承不起。」南宮雪發現和年老的人說話，禮貌些總是不會吃虧的，她說：「您的盛情美意，恕我無法從命……」

她儘量措詞溫和：「男女結合，貴在知交；官婚聘娶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爺爺，就是嘛：公孫長勝接著開口：「南宮姑娘說得極是，我跟她互不瞭解，一片空白，怎能成為夫妻？這樣是不會幸福的。」

「誰說不會？」公孫先生瞪了瞪他：「

我

「想當初，爺爺娶你奶奶之時，連面都沒見過，我倆還不是好好的過了一輩子，那點不幸福？」

公孫長勝苦笑着說：「那是從前，現在時代早已不同了。」

「有什麼不同？」公孫先生一臉不服氣：「時代再怎麼不同，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總不會變吧？」

「變了，早已變了，」南宮雪微笑着說：「現在的女人也和男人一樣，她可以獨立生活，不一定非仰賴男人不可，換句話說，就算一輩子不嫁人，也不是奇怪的事。」

「這成了什麼世界？」公孫先生搖搖頭，喃喃道：「如果全世界的男人與女人都不能結婚，那麼人類豈不是要絕種了嗎？」

「不會的，」南宮雪顯得很有耐心的說下去：「婚者自婚，獨者自獨，人類豈會絕種？」

## 峯迴路轉難預料

公孫先生蠕動著咀，似想說什麼，却又停了下來。

他想了一下，問：「妳是個不婚嫁的女人？」

南宮雪也想了一下，說：「也許是，也許不是。」

「老夫不明白妳的意思。」公孫先生一臉迷茫。

南宮雪笑了笑，沒有回答。

公孫長勝替她答了這個問題：「爺

爺，南宮姑娘的意思是說，如果她有中意的人，自然就會結婚；如果沒有，也不會為婚嫁而婚嫁。」

「妳怎麼知道？」公孫先生瞪了他一眼。

公孫長勝被他一瞪，似乎顯得有些怯懦；不過他還是蠕蠕地說：「因為我跟我一樣是年輕人，年輕人的想法總是差不了多少的。」

公孫先生又瞪了他一眼，鷹般的眼光冷如電：「你的意思是說我老了？」

公孫長勝不敢應聲。

南宮雪却應了他：「是的，公孫先生，妳的確老了……」

公孫先生面現愠色，截口道：「胡說，別說是打架你們未必打得過我，就是比吃飯你們也未必贏得了老夫，誰說我老了？」

他不服氣的接着說：「我才不過八十而已，比起彭祖的八百歲，我簡直還是小孩輩哪。」

「不是年齡問題？」南宮雪淡淡一笑：「是你的觀念、思想老了。」

公孫先生瞪著她，他顯然一下子不能瞭解她的話意……

一旁的白則七抽冷子補了一句：「換句話說，你就是食古不化，抱殘守缺的老頑固。」

觸即發的火爆脾氣。

長長吐了一口氣，他望向南宮雪，聲冷如刀：「妳的意思是這樣嗎？」

南宮雪無法迴避，也不願迴避：「是的，一點也不錯。」

「你呢？」他驀然轉向公孫長勝：「你是否也認為爺爺是食古不化的老頑固？」

公孫長勝似是想不到他會有此一問，竟不知如何作答，只是漲紅著臉，兀立於地……

「你為什麼不說話？」公孫先生走近他，一雙眼睛像釘子般的緊緊盯住他：「自你爹娘死後，從小就由我一手拉拔大，你從來都依順我，從來都不曾抗拒我，你一定認為爺爺是對的，不是老頑固，對不對？」

「不！」公孫長勝條條地抬首，突然大聲道：「你是老頑固，天底下最老的老頑固！」

公孫先生呆住。

公孫長勝自己也呆住。

公孫先生面如死灰。

利時間，他忽然整個人蒼老了許多。

「爺爺！」公孫長勝忽然雙腿一軟，就要跪下去……

公孫先生却一把拉住他，緊緊的拉著他：「告訴我，為什麼你現在才說？」

銳利有神的眼光忽然散淡下來，滿佈皺紋的眼角掛著一顆老淚，悽然欲墜：「廿幾年來，我一直努力地鞭策自己做一個世界上最好的爺爺，我嘗試著彌補替失去的父愛與母愛，我發誓在我有生之年，一定盡我所能去愛護你、保護你、呵護你……」

你、養育你……」

「原來，我只不過是個老頑固。」他的語音一下子降低了下來，原來像十八歲人的丹田之氣完全洩光，此刻似乎比八十歲人還要蒼老：「告訴我，為什麼你現在才說？為什麼我以前聽不到這句話？」

公孫長勝怯懦的神情已不見，他顯然下了很大的決心面對現實：「長久以來，你是一家之主，誰也不敢反駁你，我也不敢；就算敢，你也從來不給人這個機會，你專橫獨斷、剛愎自用……」

公孫先生沒有打斷他的話，他彷彿在凝神聆聽，但是公孫長勝卻能感覺得出他那隻握住自己的手在微微顫抖……

「現在，我如果再不指出你的錯誤，」他咬了咬牙接著說：「那麼，你那自以為是的愛心，不但傷害了我，而且肯定要傷害到別人；你逼南宮姑娘嫁給我，你可曾問過我願意否？如果南宮姑娘在你的威逼之下和我成婚，你可曾想過，那也許就是摧殘了一世人的幸福？你從來都不曾考慮過別人的想法與意願……」

他忽然住口不言。

他發現他爺爺的手輕輕滑開了他的手腕。

他看到了他眼角上的淚光，他不再說下去。

畢竟，他是他唯一的爺爺。

熬忍不住心中的波濤澎湃，公孫長勝撲上前去抱住了那此刻看來孤寂落寞的公孫先生；淚水淌到了他的眼角，他喃喃道：「儘管你有這麼多缺點，但是我知道，你是這個世界上最愛我的爺爺；我更知道

，我是這個世界上最愛你的孫子。」

公孫先生哭了，也笑了。

他忽然重重的擊打了一下公孫長勝的肩膀：「好小子，原來你早已長大了，你說，爺爺我怎麼不老啊？」

「不，你不老，」公孫長勝緊緊攥住他，大聲的說：「你此刻看來是世界上最年輕的爺爺！」

「真的？」公孫先生的聲音很大。

「真的！」公孫長勝的聲音更大！

祖孫倆緊緊的抱在一起！

心也緊緊的連繫在一起！

南宮雪忽然激動的想法哭出來。

公孫先生是個肯認錯的長輩，公孫長勝原諒了他。

南宮雪却不肯原諒他。

世上，每個子女都會做錯，而每個父母也都會原諒他；但是，當父母有錯的時候，做子女的却往往不肯原諒他們！

公平嗎？

南宮雪的內心世界在急遽掙扎、轉變！

東方珠也在掙扎著。

她在想：該棄劍投降呢？還是舉劍力拼？

她決定選擇後者。

因為投降也是一死。

橫豎要死，為何不死得壯烈些？

她握緊了劍。

只等那支火把再靠近一點，然後猝然奮力一擊，殺一個算一個。

可是她沒有。

因為那支火把忽地停住不動。

她不禁猶豫起來。

趁這瞬間，她從草叢的隙縫中望出去，不禁冷了半截！

——持火把的人正是刑堂主孤邦。

在「紅月幫」裡，坐第一把交椅的表叔不用說是幫中武功最厲害的一個，其次排下來應該是召總管、孤堂主、柯尼、甘天，第六個才排到東方珠。

所以東方珠心中暗暗叫苦，只怕她一個也殺不死便要見閻王。

她乾脆放下了劍，等死。

明知打不過人家，如仍硬要出手，豈非天下第一蠢蛋？

東方珠不是蠢蛋。

然而孤邦却突然轉身走到別的地方去。

東方珠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方才如果強行出手，豈不自投羅網？

她鬆了一口氣。

危機似乎離她遠去。

十數把火炬隱沒在林外。

林中一片靜寂。

突然，她聽到了一陣輕微的聲響！

咕嚕咕嚕的聲音來自她體內。

——那是肚子餓的叫聲。

她其實早就餓扁了，只因剛才的緊張恐懼而使她暫時忘却了飢餓的滋味。

現在，飢餓就像一條毒蛇般的噬捲著她；她抖顫著，餓得發抖，發昏……

她忽然聞到了一股味道。

香味！

東方珠像游蛇般的往前爬去，兩隻手急速摸索著。

就在孤邦剛才站立的地方，她摸到了一個紙包。

紙包不大，裡面有一個小羊皮袋，另外還有半隻雞，烤雞！

天，烤雞！

她差點高興得叫起來！

拔開羊皮袋子的木塞，一陣酒香撲鼻而來。

酒，美酒，天底下最美最甜的酒！

此時此刻，有什麼比這個更珍貴的？

東方珠早已迫不及待的湊上咀去，就要痛飲一番……

「不對，此時此地為何會有這種東西！她立刻想到了這個問題。

無論是雞或酒，它當然是不會自己跑來這裡。

——是孤邦帶來的，而且是有意留給她的，他剛才其實早已發現她在這裡。

他為何不殺她？而且還給了她食物？

「莫非食物裡有毒？」東方珠心裡這樣想。

但是她馬上又推翻了這個想法：「不，他要殺我易如反掌，何須這般費事？」

東方珠的推測是對的，孤邦若要殺她，絕對不是一件難事，犯不著兜這個大圈子來毒害她。

她喝光了那袋酒，吃完了雞，狼吞虎嚥的。

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飢餓遠離她而去，體力慢慢恢復，東方珠開始鎮定的思索起來：

——孤邦救她一定是有目的的，目的在那裡？

——現在，是否應該趁著孤邦遠去，自己氣滿力壯的時候逃離這座樹林？

她想著，忽然發現紙包裡有一張小紙條。

字條不大，由於樹林很密，月光透不進來，東方珠雖運足目力，却也無法看清紙條上的字跡。

小心謹慎的四下張望了一下，確定林中沒有追兵之後，她迅速的掏出火摺子燃起一個小火堆；藉著微弱的光亮，她看清了紙條上的字——往前走，有召總管，不可行；往後走，「望夫崖」下，有船，速去！

短短數言，既無上款亦無下落，但是東方珠能確定那便是孤邦留給她的警示。

把紙條丟入火堆中燃燒完之後，東方珠便弄熄了火堆，同時心中有了一个新的決定。

——改變逃亡路線，往「望夫崖」方向走。

南宮雪雖然昨晚睡得太不好，但是她仍然起了一個大早。

她下樓來之時，滿心以為自己是第一個吃早餐的客人，誰知道還有人比她更早。

——那是公孫長勝。

南宮雪有些驚訝，她以為他跟公孫先

生昨夜便已回去了。

「早，南宮姑娘。」公孫長勝起身，很有禮貌的朝南宮雪招呼著。

南宮雪朝他微微一笑。

「如果你不介意，我是否有這個榮幸與妳共進早餐？」公孫長勝趨步向前。

南宮雪本欲回絕，她本來就不喜歡同陌生人吃飯，特別是陌生的男人，但是她却答應了他。

因為她看到了公孫長勝眼裡的誠摯與祈盼，她不忍回絕。

公孫長勝殷勤的為她拉開椅座：「本來昨夜我已和爺爺回去，半路上突然想起有些事未做好，於是我一個人又折了回來。」

「我忘記跟妳道歉；他在南宮雪對面坐下來，談吐斯文：「也忘記了跟妳道謝。」

「為什麼，南宮雪不明白他的意思。

「爲了我爺爺的魯莽，我應該代他向妳道歉。」公孫長勝語音懇摯。

南宮雪淡淡一笑：「爲何要跟我道歉，我幫了你什麼嗎？」

「是的，」公孫長勝很認真的說：「由於妳，我才有機會同我爺爺溝通。」

「所以妳請我吃飯？」南宮雪笑了起來。

「吃飯微不足道；」公孫長勝為她斟上一杯熱茶：「最重要的，還是我長這麼大以來，是我首次隨心所欲，憑自己的意願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哦？」

「妳一定不相信，在認識妳之前，我

殺死他。

如果是這樣，死的當然是她。不過，有機會總得試試的，何況是這種事關生死的大事，怎可輕易放棄機會？她咬牙撲身，決定鋌而走險，搏個險招！

——她無視於陰不散那支即將刺到她左肩的劍鋒，手中長劍挾著排山倒海之勁捲向陰不散的頭顱。

她的如意算盤是：她挨陰不散一劍，但是她要砍下他的腦袋。

這種生意，當然很合算。

可惜的是，陰不散不願跟她「成交」這筆生意，他彷彿早已洞穿東方珠的心意，只見他嘿嘿笑了兩聲，偌大的身軀已如耗子般的滑了出去。

一擊撲空，東方珠已無機會。那些人已撲身而至。

東方珠豁出去了。驚然迴身揚劍，她以第一時間劈向當先來到的兩名大漢。

兩個魁梧結實的身軀，隨著兩聲淒厲的慘嚎，帶著兩股熱噴噴的血箭，一下子栽了過去！

東方珠沒有停下劍勢，她不能停，因為那批洶湧般的狙擊手，最起碼也在卅個以上，她如果不繼續出擊，只怕不消片刻便要煙消雲散，永離人世間。

她像惡虎撲向羊羣般的，手起劍落，不過眨眼，一連放倒了四名大漢；但是，正當她手中那把利劍仍停留在敵人的肉軀裡，尚未拔出來時，眼角的餘光已瞥見一道寒芒閃電般的疾撲而來！

爺爺從來是不讓我自行決定任何事情的。」

南宮雪相信，她領教過公孫先生。

「南宮姑娘，妳吃點什麼？」公孫長勝一臉興奮的望著南宮雪。

南宮雪通常早餐很簡單，一碗鹹豆漿、一籠小籠包便可解決，但是公孫長勝却一口氣要了一大桌，有甜粥、小米糕、油條、燒餅、鹵肉……等等。

南宮雪詫異的望了他一眼：「你一個人吃得下這許多？」

公孫長勝含笑說道：「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憑自己的意思叫東西吃，而且也是我生平首次請漂亮的女人吃飯，豈能草率？」

南宮雪想笑，眼角却瞥見白則七正從樓梯上走下來，便說：「正好，有人來幫吃。」

「幫吃」的人不只一個，白則七入座不久之後，屈無忌也跟著起來了。

「幫吃」的人不只一個，白則七入座不久之後，屈無忌也跟著起來了。

「幫吃」的人不只一個，白則七入座不久之後，屈無忌也跟著起來了。

這幾天來，屈無忌始終不曾好好睡上一覺，總算昨天晚上才睡到天亮，所以他此刻看到精神奕奕，不但早餐吃得更多，嗓子也特別大，尤其是他知道白則七也要與南宮雪同行香江，更是顯得神情愉快：「天下第一偷的大名，在下早已如雷貫耳，心儀已久，有妳出馬助陣，此事必可水落石出。」

白則七有吃早酒的習慣，他一面喝著酒，一面詳細的詢問屈無忌香江怪事的始末。

「這件事，大概是我有生以來所聽聞

陰不散已如陰魂不散的向她偷襲。

東方珠憤怒，但却更恐懼。無論如何，她決不讓過那一劍。劍鋒仍直指她小腹。

陰不散緊抵的唇角漾起一絲笑意，勝利的笑意，也是死神的笑意。

但是，他的笑意突然不見。他甚至呆住。

因為那一劍竟然又失敗！——就在他即將得手之際，斜刺裡忽然冒出了一個蒙面人。

蒙面人身手怪異，刀法高超，令人難以置信的接下了陰不散那一劍。

「閣下何人？」陰不散橫劍喝問。回答是撲面一刀。

蒙面人不打話，手起刀落，一輪急攻，把陰不散逼得連連後退……

這個當中，死裡逃生的東方珠精神一振，宛如出柙之母獅，威不可遏的連斃八名敵人！

局勢迅速逆轉。陰不散一看不對頭，心中已燃起開溜之意。

只見他劍鋒在轉，陡然暴喝焦吼一聲，人如白鶴冲天般的猝然射起！

同時，左袍袖猛揮，兩支袖箭已如鬼魅般的射向蒙面人。

蒙面人橫刀攔閃。陰不散已急急逃去。

東方珠眼明手快，豐滿的嬌軀像怒矢般的飛撲向陰不散。

森冷的劍氣直指他背心。

陰不散大驚，一個「千斤墜」把身形猛然降下，然後反手一劍，狂刺而出。

東方珠冷笑。突聞她嬌喝一聲，人劍合一，劍走偏鋒，腳踏七星，已封住了陰不散的去路。

陰不散狂吼如雷。他左衝右撞，像一頭被困的野獸。困獸之鬥，往往有一股可怕的力量。可惜這股力量仍然擋不住東方珠凌厲的攻勢。

陰不散極力反擊，卻無法避免漸露空門。與人交手，只要空門一露，就等於勝負已定。

除非對方不是高手。東方珠算得上是高手，最起碼她已經抓住了這稍縱即逝的機會。

——殺死陰不散的機會。她手中的劍直指陰不散的小腹。陰不散的小腹其實也不錯，至少比一般人看來要結實健美，而無一塊贅肉。可惜東方珠毫無憐惜「肉」之心，當她美麗的唇角漾起一絲殘忍的微笑之時，陰不散同時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嗥！

他親眼看見自己可愛的小腹被東方珠一劍穿透！

她倏然轉身。一縷劍光斜斜的向她刺來！

她吸氣，閃身。銳利而冷森的劍鋒，非常驚險的從她腰間滑過。

一劍落空，劍芒再起，又如毒蛇吐信般的刺向她的小腹。

東方珠的小腹非常美，平坦如滑，若被利劍穿透，實在是一件殘忍的事。

東方珠平常也以自己的小腹為傲，她當然捨不得讓它被開個血窟窿。

——她已以最快的速度抽出肩後的長劍，而且也以最快的速度擋住了那支來勢洶洶的劍刃。

「叮」一聲，兩撮火花急竄。這個時候，她已看清來襲的人。

「紅月幫」的「狙擊舵」舵主陰不散。

陰不散，其實本名叫陰大中，只因爲他殺人的時候，就像陰魂不散似的緊緊盯住你，所以大家索性都叫他陰不散。

特別是他的劍法非常詭譎怪異，儘是近身短擊，招招搏命，就像幽靈陰魂般的緊貼著你。

儘管如此，東方珠却不怎麼怕他，她自信她的劍法能贏過他，問題是，陰不散當然不可能只有一個人來追殺她，必然夥同著他一舵的人馬。

果然不錯，在她飛騰閃躍之際，眼角已瞥見不遠處數十隻人影正朝這裡急奔而來。

她心裡不禁有點急，她雖然有把握擊敗陰不散，卻沒有把握在那些人趕到之前

因爲他已經死了。

——死人怎分得清大腸小腸？死的也不只他一個。

如果他地下有知的話，他一定會知道就在他死後沒多久，他屬下的一舵人馬也全死光了。

死得光光的，一個也不剩。那當然是東方珠和那個蒙面人的傑作。

那個蒙面人究竟是誰？東方珠不知道，也沒有問，因爲他已經向她招手示意，然後當先向「望夫崖」奔去。

東方珠當然也扭著水蛇腰跟上去。——「望夫崖」是她唯一的生路。

望夫崖。據說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對苦命的夫婦，因生活所迫而告分離；丈夫出海謀生，却一去不回，妻子日夜盼望懸念，每當日落黃昏時，便佇立這塊險灘上引頸呼喚其夫早日歸來。日復一日，丈夫依然未歸，結果，做妻子的終於熬不住相思孤寂之苦，以身殉海，一縷芳魂化作無限恨；於是後人便稱這塊險灘爲「望夫崖」。

東方珠來到了望夫崖。她當然不是來「望夫」，就算她想也無夫可望，因爲她根本就還沒出嫁，她只是來找船的。

照講，這個地方不應該有船，那自然是狐邦事先安排的。

蒙面人身手俐落的帶她到崖下隱密處，那裡果然有一條小船。





「雖然我們無法確定是何毒，固然增加我們追查毒源的困擾，但並不表示我們查不出水中有毒。」

「我同意這個看法，」公孫長勝點點頭：「我們可以用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去追查毒源。」

「什麼方法？」南宮雪問。

白則七搶著說：「順著東江水，往水源追查，便可知為何有毒了。」

南宮雪同意他的看法。

她發現，無論是白則七或公孫長勝，在這次的行動中，無疑都表現得很出色；她承認他們都是有腦筋的男人。

南宮雪喜歡有腦筋的男人。

白則七與公孫長勝不僅腦筋好，眼力尤其好，他們幾乎同時發現海洋中有一條小船在飄浮著。

船其實已翻覆，却没有沉，而且還有一個人伏在上面。

風急浪高，載浮載沉的船與人隨時都有覆滅的可能。

大家都站了起來。

每個人腦中同時有一個反應：救人！但是，如何救？

——他們都不是海邊長大的人。

陸地與海上是截然不同；或許，在陸地上你是英雄，到了海面上也許什麼都不是了，只怕連魚蝦都不如啦。

不過，他們都是反應很快的人，特別是白則七，他已展開他那睥睨江湖的絕世輕功，用最快的速度與最短的時間把屈無忌找了來。

\* \* \*

屈無忌本已摟著他那美麗的老婆睡覺去了。大半個月來，今晚是他覺得特別甜美的一夜，因為到底已查出了香江的「怪症」，所以他了無牽掛的入夢溫柔鄉。

白則七把他叫醒的時候，仍一臉惺忪，甚至有些許的不高興；但是當他知道海中有垂死的人待救之時，他立刻顯出虎猛龍精，手脚俐落的來到了海邊。

他直趨停泊著無數漁船的碼頭，嫺熟的解纜、揚帆、駕船出海。他雖然不是漁民，但久居此地，耳濡目染之下，自然也成了一等一的駕船高手。

看看將近小船，他把速度放慢，深怕一個不小心撞上小船，豈非功虧一簣？

在陸地上倒不覺得怎樣，一旦入海，只覺風強浪動，劇烈的顛簸搖晃，令南宮雪等人胃裏一陣翻騰，幾乎便想嘔吐出來。

不過學武的人畢竟要比常人來得容易適應環境，南宮雪定定神，問：「你怎麼慢了下來？」

屈無忌回答：「浪大風勁，若不減速，萬一來個碰撞，到時候別說救人，只怕連屍身都找不到了。」

白則七接口道：「好像是個女人。」

屈無忌極目望去：「不錯，是女人。」

撇了撇唇，喃喃的又說：「這年頭，好像什麼事都有女人的份；真搞不懂，在這麼夜黑風高浪強的時候，竟有人搭這麼丁點的小船出海，真是不知死活……」

他咀裡嘟囔著，已脫下了上衣，露出了渾身是勁的結實肌肉，然後又快速的脫

下長靴，撲通一聲，躍入波濤洶湧的水裡……

海雖然呼嘯著，浪雖然捲撲著，但是卻一點也難不倒屈無忌，只見他嫺熟精湛的游泳功夫沒幾下便已接近那條小船。眾人喝采。

因為屈無忌已抓住那女人的衣領，誰都相信他可以救起那女人。

但是，誰都沒想到屈無忌却因此而喪命！

誰都沒有想到！

事實上，就算南宮雪他們想到也無濟於事。

最起碼，他們改變不了屈無忌被殺的命運。

南宮雪的瞳孔在急劇收縮著，她祇看見那原本看似奄奄一息的女人忽然一個側身，劍光一閃，然後就是一個頭顱飛起！

屈無忌的頭顱！

月光下，依稀可見他那雙如銅鈴大的牛眼，充滿著驚愕與不解。

他至死都不明白自己為何被殺。

所以，除了驚愕與不解之外，更有強烈的憤怒與不甘！

南宮雪也一樣，她血脉賁張，她大叫：「屈無忌！我一定替你報仇！」

她叫得很大聲，可是屈無忌應該是聽不見她的叫聲了，一排大浪翻起，早就不見他的屍身！

南宮雪拔劍的時候，人已像箭般的射向海中的女人！

她的速度很快，拿捏得也準，可惜她

却一劍落空。

那個女人一個縱身，忽然消失在茫茫大海裡。

南宮雪不識水性，當她掉到冰冷的海裡時，她立刻知道自己已上當了。

小船的四週忽然冒出了五個人頭。活生生的人頭。

而且每個人手裡都拿著一支峨嵋分水刺。

分水刺是在水裡最厲害的武器，南宮雪是知道的，白則七與公孫長勝當然也知道，他們的反應其實並不慢，就在南宮雪躍起身形的時候，他們也雙雙飛起身形；但就在這個時候，船舷兩側突然竄出十幾個全身濕漉漉的精壯大漢！

只見他們個個手持利斧，彷彿猛龍出水般的撲向白則七與公孫長勝，不過利那便已封住他們的路！

南宮雪一連噙了幾口又冷又鹹的海水。

畢竟她是一個很冷靜的人。經驗告訴她，越危險的時候，越冷靜的人往往也就是活得最久的人。

剛才因為不夠冷靜，所以才會不顧一切的躍入海中，也因為這樣才會墮入敵人的圈套。

她很快的攀住翻覆的小船，猛力一吸氣，人已如游龍般躍上船底，兩足再用力一蹬，筆直飛回漁船！

她這個選擇是明智的。

在水中，她沒有自信打敗有備而來的敵人；如果能飛回船上，無窮情況會好一

點，最起碼她不用在水裡與敵撲殺，畢竟這不是她所長，再說船上有白則七與公孫長勝，力量總是大些。

可惜她不能如願。

顯然是她起腳略嫌倉促，動力拿捏不足，未及船舷人已往下墮。

這個時候，幸好白則七眼明手快，他一劍斬斃一條大漢之後，立刻衝向船舷，在間不容髮之際抓住了南宮雪另一隻手臂。

南宮雪藉力換氣，一個筋斗，已翻上甲板！

「這不是妳的錯。」

白則七歎了口氣，他遞給她一條絲帕。

南宮雪沒有去接。

她任由頭髮濕著，眼眶濕著，全身濕著……

白則七接近她，他想為她擦濕淋淋的髮絲……

可是他突又奔向船舷。

當他低頭往下望時，他臉色變了。

公孫長勝與南宮雪也變色。

他們發現船在慢慢下沉！

## 死中求活力掙扎

船不會無緣無故的往下沉，自然是因為水裡的敵人弄破了它。

船舷已傾斜。

一陣風打來，船幾乎側翻過去。

公孫長勝沉著氣，望望船桅上的風帆，驀然凌空拔起，刷刷幾劍，斬斷了繫著風帆的繩頭。



南宮雪反手一劍把來偷襲的人擊殺。

「不要全殺光！」南宮雪大叫：「留幾個活口！」

留活口自然不是為了對敵人慈悲，而是為了留條後路。究竟那幫人為何要殺南宮雪他們？

這一點白則七與公孫長勝當然知道。

所以他們放緩劍勢，準備來個生擒活捉，問題是那些大漢突然全都躍入大海，走得清光！

大家不禁怔住。









可是他却默默無語。

不過，半晌之後，他還是開口了：

「有兩個辦法。」

「那兩個？」東方珠問。

「第一個是希望有人駕着船經過這裡，聽到我們的呼救，然後載我們離開此地。」

「這的確是個好辦法。」東方珠眨了眨烏黑的眼珠子：「但是，如果沒有船經過這裡，或是經過了而聽不到我們的呼救，那麼這個辦法豈非不是辦法？我寧願聽你的第二個辦法。」

公孫長勝慢吞吞的說：「第二個辦法便是我們大家在這裡老死之後，變了鬼，便可以離開這裡了。」

東方珠撫掌嬌笑：「你果然聰明，變了鬼，便可以上天下海啦，好吧，我們就等着做鬼吧。」

白則七却說：「如果要變鬼，何必等老死之後？不如現在大家一起跳海算了，豈不是馬上可以變成鬼了？」

「哈！」東方珠跳了起來：「有道理，跳海，這麼絕妙的辦法我居然想不出來，真是他媽的豬！」

說着，真的就起身走了。

南宮雪連忙拉住她：「妳真要去跳海？」

東方珠朝她笑笑：「才不，最起码我要等說跳海的人先跳我才跳，難道妳真以為我是豬？」

南宮雪苦笑：「那，妳上那去？」

「找水喝。」東方珠摸了摸喉嚨：「吃了那麼多的烤肉，又說了那麼多話，妳不渴？」

可是白則七却對她笑咪咪的說：「我殺過人，被斬去了一隻手掌算什麼？江湖中，殺人與被殺，就像母雞會生蛋一樣，那不是奇怪的事。」

他的樂觀與勇敢，令南宮雪那顆處子心不住顫動，忍不住對他說：「你是世界上最有骨氣的小偷。」

那個女人不欣賞有骨氣的男人的？

東方珠是不難相處的女人，至少南宮雪就很欣賞她。

她除了美艷之外，人也挺風趣、豪爽、不拘小節，個性還真不輸一般男人。

她對南宮雪，就像是慈愛的大姊對稚妹一樣。

有一次，南宮雪因為女人生理上的不適，而顯得脾氣暴躁易怒，東方珠整日陪著她，像開心果般的逗笑她，她還對她說：「女人在這個時候，如果能修行靜養功夫，那末妳不難成為男人心目中的女人。」

男人心目中的女人，這句話或許對南宮雪來說深奧了些，她肯定無法立刻瞭解，畢竟她只是個廿出頭的女孩子，有很多事物哲理不是屬於她這個年齡可以體會出的。

不過，東方珠那份關心她却是可深深感受到的。

曾經一次，在夜闌人靜的時候，她對着月亮哭了。

她發覺，她擁有了整個世界。

長久以來，她一直認為世界是醜陋的。自小，除了她母親與師父之外她以為

覺得口渴麼？」

跳海的人有兩種：一種是神經病；另外一種當然是想死的人。

南宮雪他們既非神經病，也不想死，所以他們也都沒有跳海。

事實上他們在島上並非過得那麼恐怖。

島上吃的不成問題，不但有野雞、野兔、海鳥蛋等可食，還有成羣結串的新鮮水果可摘採；住的問題也解決，公孫長勝在海灘上搭了四個小木房，裡面雖然一無所有，不過遮陽蔽日總堪用；行更不成問題，小小荒島，愛上那裏便上那裏；唯一比較難過的便是衣的方面，因為大家只有身上穿的那套衣服，無可更換。

不過東方珠却很豪爽的說：「沒關係，真把衣服穿破的話，大不了我們就學遠古野人披樹葉算了；要不然大家光着屁股也沒關係，反正每人都有一個，看慣了也就沒甚麼了不起啦。」

這句話或許不好笑，但是如果真到那種地步的話，你不認為那是事實嗎？

南宮雪的心情很複雜。

首先當然是因為流落荒島、遠離塵世，心裡難免不能適應，多少會有恐慌、懼怕的心理。

其次是白則七對她的感情，雖然他並沒有對她說「我愛妳」，可是他的眼睛對她說過千萬次了。

她很矛盾。

每當白則七用那種滿載情意的眼神看她時，她心底深處想的却是另外一個人——

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人會喜歡她、關心她，可是此刻全世界的人都在愛著她。

——如果，她真的一世長居此島的話，那不是全世界的人在愛她是什麼？

所以她高興得哭了。

她甚至這樣對自己說：「就算真的老死在孤島，又有什麼好遺憾的？」

她終於明白了一件事：

人，如果不被關心，就算活在千萬人的大城市裡，那又有什麼意思？

——人，縱算只剩下了兩人，只要能彼此關心，又有什麼好懼怕的？

她還學會了一件事：

——關心別人。

於是，她開始關心白則七、關心公孫長勝、關心東方珠。

關心她的「四人世界」。

人總會成熟長大的。

南宮雪已經成熟、已經長大。

雨後的黃昏有幾分涼意，但也別有風味。

——那個此刻大概還陪著美麗情人在泰山山巔看日出的柳花花。

這是很不公平的事。

白則七其實也是個挺不錯的男仔。

她知道。

可是她仍然制止不住不去想柳花花。

更令她不知所措的是，公孫長勝眼裡對她的愛竟絕不會少於白則七。

島上只有兩個男人，而這僅有的兩個男人竟然都愛上了她，南宮雪沒有與男人談愛的經驗，這種情況不僅會令她手足無措，而且頗令她覺得尷尬。

幸好有個東方珠。

她不僅美麗，而且豪邁、爽朗，多少能沖淡她尷尬的處境。

其實東方珠才是個迷人的女人，她奇怪白則七和公孫長勝為何不去追求她？也許，這大概就是「先來後到」的緣故吧。

就像是她先認識了柳花花，所以很難接受白則七與公孫長勝的愛意，雖然他們是那麼真摯。

對於公孫長勝，她還有一層疑慮。

他的出現本就很不自然。

所謂不自然，是說他自小便受他爺爺公孫先生的溺愛，這種環境下成長的人並不是一定不成材，大致說來，若非顯得柔弱而依賴性重，就是任性而孤傲，不易與人合羣。可是這趙海上死裡逃生，他不僅出了「死中求活」的絕佳方法，還滅了敵人；在海上即將餓死的時候，他竟然想出大概世上沒幾個人敢想的「生吃死人肉」，而渡

南宮雪冒出了眼淚，連忙移到風頭上去：「如果我沒算錯日子的話，有一個人此刻應該在往香江的路上。」

「誰？」

「一個花花公子。」

「世界上有很多花花公子。」

「他是最獨特的。」

東方珠忽然笑著問：「妳是說柳花花？」

南宮雪沒有回答，嘴角的微笑却愈來愈濃，就像一朵盛開的鮮花。

「妳喜歡他？」東方珠盯著她看。

南宮雪也沒有回答，不過從她的神態上，東方珠已得到了答案。

東方珠歎息：「女人真奇怪，世上很多種男人，偏偏很多女人喜歡這種花心男人。」

南宮雪紅了臉。

「話又說回來，這種男人總有他的長處，否則怎麼會這麼多女人喜歡他？所以被稱為花花公子的男人，也不盡是壞男人。」

過了險關，在荒島上，他「鑽木取火」、狩獵、搭屋、烤食野味，無一不顯出他是個野外求生能力極強的人，而且他還處處照顧著同行三人，顯示了很強的合羣力與領導力。

所以，南宮雪確定他不是公孫長勝。

因為公孫長勝是個只懂刀、劍、詩、書、琴、畫的「六全公子」，這種人無論如何是想不到「生吃死人肉」的。

那麼，他是誰？

他為何要冒充六全公子？

曾經有一次，南宮雪在島上的小湖裡洗完澡之後，心情特別好，再次問他究竟是誰，他的回答是：「我是誰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妳覺得我這個人不錯就行了；何況我們現在身陷孤島，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脫險，為何不彼此留個好印象？」

南宮雪果然不再問他。

她同意他的說法。

日子既然不難過，時間也就過得特別快了。

不覺已是半個月過去。

這期間，白則七的傷口已完全癒合，他雖然失去了一隻手掌，但是並沒有失去雄心。

他開始用左手練劍。

對於白則七，南宮雪心中還有一份濃深的歉疚。

她自責。

如果不是為了她，他不會來香江，他不來香江，也就不會失去一隻手掌。

駕船出海找我們麼？」

「他會。」

東方珠却又嘆了一口氣，說：「如果他找到屈屈無忌的老婆，他當然會找我們。」

「他為什麼找不到她？」南宮雪不明白她的意思。

但是她很快明白過來了。

而且臉色也變了。

——紅月幫難道會笑得留下她這個活口？

五年前，屈屈無忌和尹美岱成親的時候，柳花花正好去了南方，所以錯過了他們的婚禮。

之後，他曾到過香江來探望他們一次，偏巧屈屈無忌夫婦出了遠門，一直沒有再見面。

所以，他現在看到尹美岱實際上是第一次。

柳花花的吃驚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136 魯智深還了禮，叫李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以為這和尚也是山寨一伙，暗暗叫苦。



133 這時魯智深正在莊裏吃酒，莊客來報桃花山人馬殺來了。魯智深忙把直裰脫了，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大踏步迎到打麥場上。



137 魯智深和李忠叙起別後情況。原來李忠自從離了渭州，從這桃花山經過，山上頭領“小霸王”周通下山攔劫，被李忠打敗，周通就留李忠在山上坐了頭把交椅。那個搶親的二頭領就是周通。



134 只見火把叢中，大頭領挺着長槍，高聲叫罵，魯智深也罵着掄起禪杖打來。打了幾個回合，那大頭領忽然大叫住手。



138 魯智深就叫李忠與周通說明，劉太公就這一個女兒，要養終身，這頭親事再也休提，李忠連忙應允。劉太公聽了，這才大喜。李忠邀請魯智深上山去住，並請劉太公也去一遭。



135 通了姓名，那大頭領滾下馬，撇了槍便拜。魯智深借着火把一看，原來是打虎將李忠。

# 花和尚魯智深 (四)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戶，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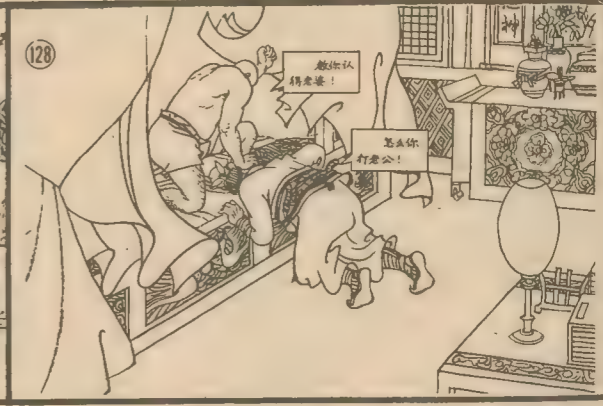
130 桃花山隨來的那班人一齊拖槍拽棒打了進來。魯智深便撒下大王，從床邊拿了禪杖打出去。衆人見魯智深來勢凶猛，慌忙逃走。那大王也爬出房門，上馬逃去。



127 那大王一面叫，一面摸來摸去；摸着了帳子，便揭起來。



131 魯智深打退桃花山衆人，却見劉太公苦着臉來埋怨。魯智深就把自己來歷說與劉太公，並答應住下來保護村莊。



128 魯智深一把揪住大王頭巾，按在床邊。那大王剛要掙扎，魯智深拳腳齊下，打得他連叫“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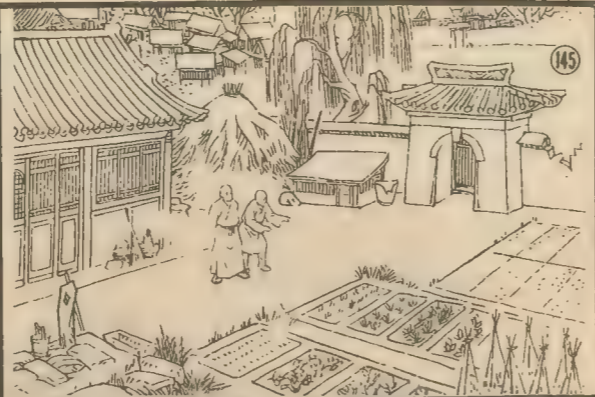
132 桃花山的人馬逃回山寨。那個成親未成、被打得鼻青眼腫的二頭領，向大頭領哭訴了一回。大頭領大怒，馬上引了所有的人，吶喊下山，去與二頭領報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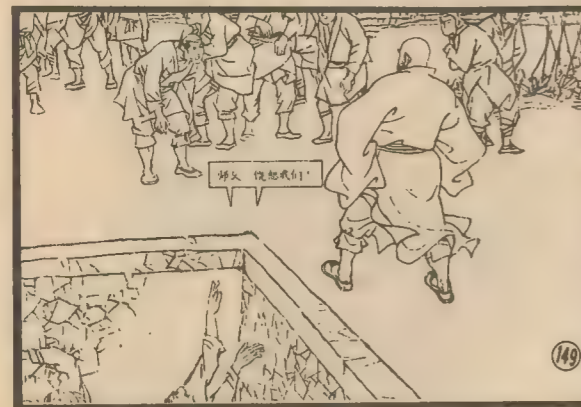
129 劉太公只以為魯智深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却聽得裏面叫救命，一時驚得呆了，慌忙把着燈燭，引衆人進新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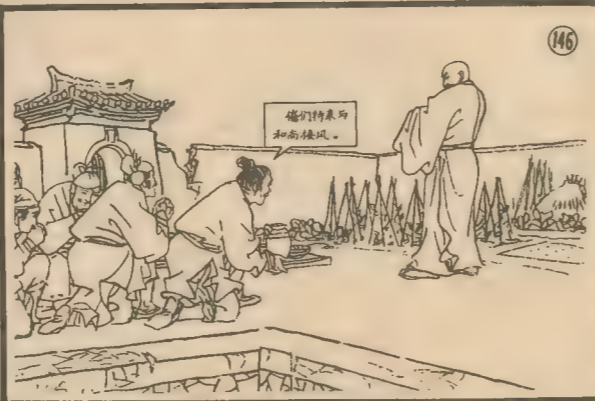
148 魯智深忙飛起右脚，騰的把一個先踢下糞窖裏去；第二個要走，魯智深左脚又起，兩個潑皮都被踢在糞窖裏了。



145 第二天，魯智深來到酸棗門外的退居廡宇內，幾個種地僧人都來參拜。魯智深辦好了接管事項，就走到菜園觀看。



149 後頭那二三十個潑皮驚得目瞪口呆，剛要逃走，被魯智深一聲喝住，都不敢動。那兩個在糞窖裏探起頭來，苦苦討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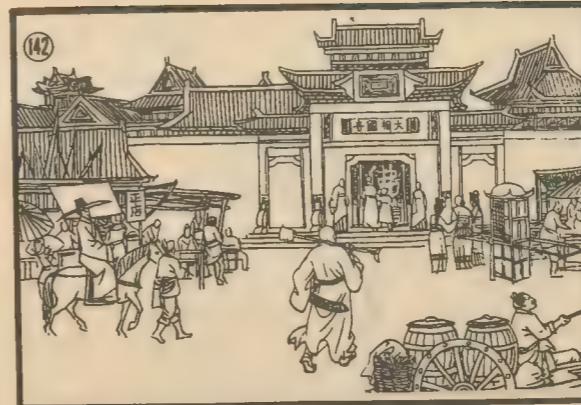
146 這時，那二三十個潑皮便拿些酒菜，前來見禮。為首的幾個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望和尚過來攙扶。魯智深見了，心裏早已疑惑。



150 魯智深叫眾人拉他們上來，沖洗淨了，換件衣服，都來廡宇裏坐地說話。眾人見魯智深有這般武藝，都跪下願聽使喚。



147 魯智深大踏步走近眾人面前。為首的幾個便一個來搶左脚，一個來搶右脚，想把魯智深扔進附近的糞窖。



142 不幾天魯智深來到東京，見街坊熱鬧，市井喧嘩，心中歡喜，陪個小心向人問了路，不一刻尋到大相國寺。



139 三人來到山上，周通見了和尚，正待發作，聽說是魯達，把頭一摸，叫聲“啊呀”，連忙下拜。



143 魯智深進了寺院，知客問過來由，就引他直到方丈。少刻，智清長老出來，看過書信，知道魯智深不易管教，便分派他去主持酸棗門外的菜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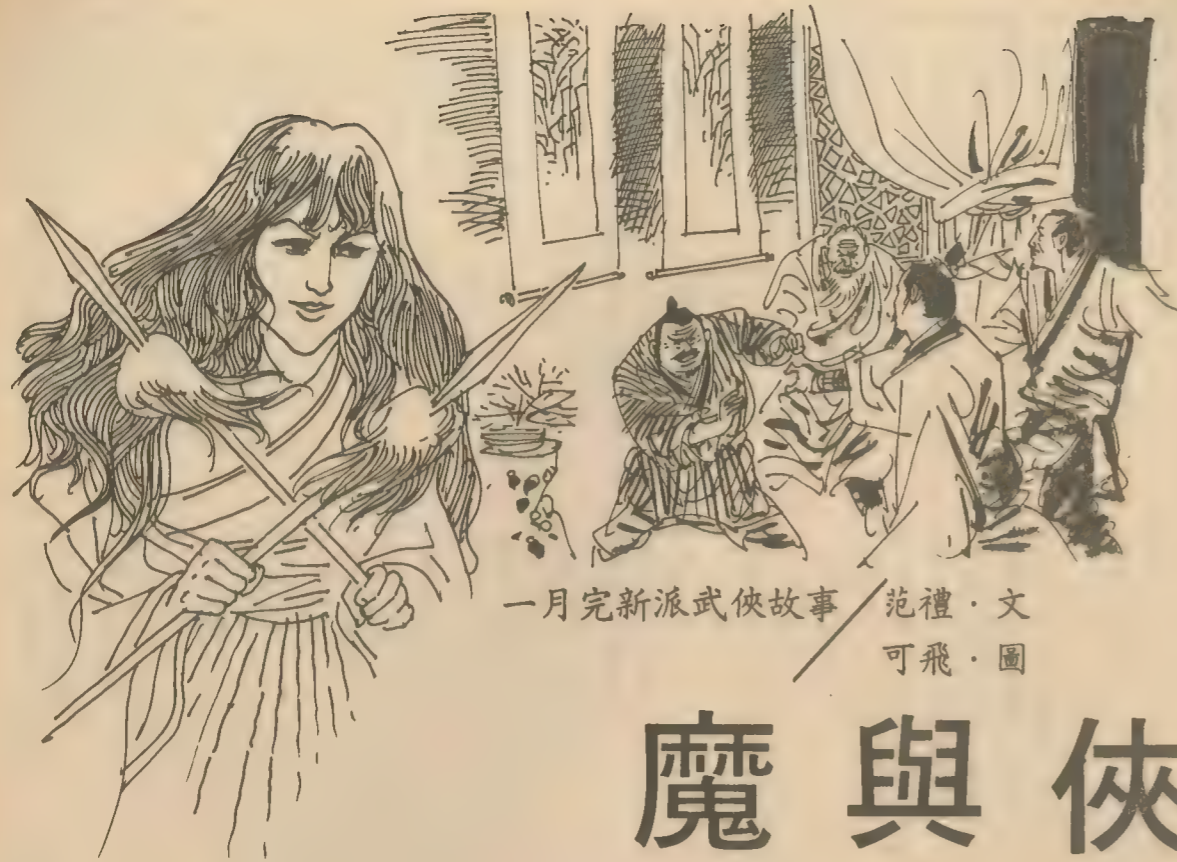
140 魯智深當着劉太公的面，叫周通退了這頭親事。周通應允，並折箭為誓，決不翻悔。



144 這酸棗門外菜園附近，有二三十個潑皮，常來偷菜。這日他們又來偷菜，見門上新掛榜文。眾潑皮商議，要打魯智深一個下馬威。



141 魯智深在桃花山住了數日，要告辭去東京，李忠、周通苦留不住，便殺豬宰羊設筵送行。筵席散後，魯智深便告別下山。



一月完新派武俠故事 范禮·文  
可飛·圖

# 俠與魔

## 魚家莊事件

## 長白魔操縱

人又馳了進去，直到了大堂之前，才紛紛下馬。

他們才一下馬，就看到彭副總管，迎了出來，那假充幫主的，向他拱了拱手，道：「冒昧來訪，得罪得很！」

彭副總管也客氣了幾句，讓他們一行人，進了大堂。一進了大堂，霍文山便陡地一呆，只見大堂之中，坐着兩個人，那兩個人，一個坐着，比人站着還高，另一個，則又肥得出奇，擠在一張紫檀木的太師椅中，肥肉還擠得那張椅子，格格吱吱响，像是要將椅子的扶手，擠得裂了開來一樣。

這兩個人，正是邪道上的一統高手，長肥二魔！

長肥二魔居然也會在魚家莊上，那實是大大出乎霍文山意料之外的事情。

這時，反聽得彭副總管道：「霍幫主請坐！」

彭副總管認不出那幫主是假冒的，但是潛龍幫幫主姓霍，却是天下皆知，是以

那些莊丁自然不知道，那執旗的幫衆，其它一無所能，會的就是這一手「劉海洒金錢」的暗器功夫，他畢生精練這一門功夫，一使出，自然有驚世駭俗之感，潛龍幫中，這一類奇人頗多，表過不提。當下，那十六人一齊散了開來，潛龍幫一行人，又直馳向前面而去。

當他們馳出了兩三丈之後，霍文山回頭看了看，只見那十六人，已各將地上的金錠子拾了起來，面上仍然充滿了訝異的神色。

霍文山明知他們，必定信鴿傳訊，通知前面的人，是以也不再一看，一直向前馳去，沒有多久，已到了魚家莊的大門口。

魚家莊的大門口，和他上次來的時候一樣，守衛森嚴，仍由那執旗的幫衆，上前這了來歷，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這一次，居然十分順利，一個莊丁道：「魚莊主有請，各位請進。」

接着，便有人將大門推開了，一行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趙小寶護送李青青北上，看來很不順利，自告奮勇，一力担承護送到底，被長、肥魔阻截糾纏，落入他們的圈套中，只好和他們妥協，這次護送路經魚家莊，李青青要拜見父輩魚莊主，被誘入莊內，因在莊院內，見到一怪人，聲言是他殺了她的父親李伯祺，出言對她關注，此人似乎和她母女有關，內幕如何，李青青不清楚，但面對殺父仇人，雖拚殺亦無法報復，仍因在魚家莊內……趙小寶在莊外被魚莊主和總管打至重傷，由潛龍幫主霍文山將他救出，放入古墳中療傷，然後再率領幫衆來魚家莊，設法想救出李青青，另作打算……



154 只見魯智深左手向下，把身倒撇着，却把右手拔住上數，把腰一擡，將那株楊柳樹帶根拔起。



151 魯智深制服了衆潑皮，每日裏除去照看僧人們種菜，便使拳練腳，也教潑皮們學些武藝。



155 衆人見了一齊拜倒在地。自此魯智深常和他們談論槍法，演武使拳，衆潑皮更是口服心服，都當神佛一樣的看他。（本段完）



152 一日，衆潑皮湊些錢買了十瓶酒，牽了一頭豬，來請魯智深。當下在廩宇裏安排好了，吃到半酣，只聽樹上老鴉哇哇的叫，衆人厭煩，就要到樹上拆那鳥巢。

下期預告  
**野豬林**  
敬請留意參閱



153 魯智深乘着酒興走到樹前，相了一相，叫潑皮閃開，把直徑脫了。



，那持旗的幫衆，身形一側，已自馬上直跌了下來。

當那些自林中竄出來之際，其餘的幫衆，坐騎吃驚，一起人立了起來，當時就有兩人，自馬上跌下，他們幾乎還未曾落地，自林中湧出來的那些人，刀劍齊下，那兩名幫衆，立時死去！

這時，只聽得那偽充幫主的幫徒大叫道：「住手，你們一定弄錯了，我們是來拜謁魚莊主的！」

那些人中，有人厲聲叫道：「正是奉魚莊主令，將你們盡皆留下！」

變生倉猝，潛龍幫的幫衆，在亂成一團之間，已然死傷了好幾個，這時，對方一叫出了這樣的話來，他們才明白事情凶險到了極點。

可是，當他們明白這一點時，又有兩人喪生了。餘下的人，衆寡懸殊，兀自苦鬥。那持旗的幫衆，中了一箭，跌下馬來，倒也沒有人再來理他，他還未曾死去，掙扎着站起身來，大叫一聲，手背向上一揚，在他的袖中，射出了十三枚寸許長短的小鋼鏢來。

那人這一手「劉海洒金錢」的暗器手法，可稱江湖獨步，十三枚小鋼鏢勁射而出，魚家莊中的人，登時中了七八個，而且每一個人，皆是面門中鏢，就算不死，也只剩下半口氣了！

可是，那幫衆鏢才撤出，三四個人一起轉過身，向他撲了過來，「嗤嗤」兩柄長劍，已在他左脅下，一起刺了進去。

那幫衆口中鮮血狂噴，身子晃了晃，立時死去，那時，只有三名幫衆，還在苦鬥，其中有偽充幫主的那一個在內，可是對方的人實在太多，他們身上已帶了好幾處傷，眼看是支持不下的了。

果然，一下慘叫聲，又有一名幫衆，被一柄刀，將頭顱削去了半邊，另外一個，呆了一呆，幾柄刀一起砍了下來，連叫聲也未出，便自死去！

那偽充幫主的幫徒大聲厲叫，想衝開一條血路逃生，他一輪急攻，倒也被他逼退了七八個人，可是對方的人多，像潮水一般地湧了上來，他背後一連中了七八刀，血如泉湧，大聲的叫道：「魚家莊竟是個——」

他一聲呼叫未畢，「撲」地一聲，又是一刀，砍中了他的肩頭，他手中刀向前直擲而出，擲進了那人的腹際，二人一起大叫着，叫到了一半，便齊齊慘死！

那些人中，有的叫道：「快收拾了死屍，去稟告莊主，一個也未會活着，全死了！」

他們以為潛龍幫的人全死了，但其實却不然！

可以說，離開了魚家莊的潛龍幫衆，全在那一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突襲之中喪生了，他們的屍體，被拖進了林子，也立時有人向地上洒着泥土，將路面上的血漬，一起蓋了過去。

可是，魚家莊中的人却不知道有一個，根本沒有離開魚家莊，是以也未會中了埋伏。

那個人，就是閃身在馬車後面的霍文山。

如果霍文山和幫衆離開魚家莊，那麼

半途埋伏，對方的高手如此之多，他是不能以倖免，真個難說得很，然而此際，他躲在馬車後，却是很平靜。

他自然無法知道魚家莊外所發生的事，也絕料不到，他帶來的那一批幫衆，都已罹難。他只覺得魚家莊中，有說不出的古怪。從李青青被接進魚家莊起，一直到長肥二魔出現在魚家莊，這其中的一切，一定早經安排好的，他一定要探出個究竟來！

他在馬車後躲了片刻，便直起身，打開了車廂，躲進了車廂。

在車廂中，他可以更不必怕有人發覺他，他舒服地坐了下來，伸着腳，他不時聽到有腳步聲來去，顯是魚家莊的莊丁在來回走動。

他準備等到天黑，才開始行事，魚家莊也可以說是龍潭虎穴，他是絕對對馬虎不得的。

霍文山不時從車廂的門縫中，向外張望着，他等了一個多時辰，只見彭副總管帶着一隊莊丁，馳到了馬廄之旁吩咐道：「快套一輛車，有急用！」

那幾個馬夫答應着，牽了兩匹馬出來，竟牽到了霍文山藏身的那輛車前！

霍文山不禁暗暗叫苦，他在車廂中，一聲也不敢出，只聽得彭副總管在不斷催促，他這時如果突然自車廂中衝了出去，自然可以逃走，但是逃走之後，再要混進魚家莊來，却是極難了。

霍文山還未曾決定自己應該怎麼做時，只覺得車身震動，車子已被趕得向前，疾馳而去，轉眼之間，便出了魚家莊的大門。

門。

霍文山心中更是叫苦不迭，他忙自車後的窗縫中向外張望，只見彭副總管，仍然領着那一隊人，跟在車後面，看情形，像是去接什麼人似的。

霍文山心想，反正事情已到了這地步，急也沒有用，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車子一直向前駛着，約有一個時辰，才停了下來。

車子才一停下，霍文山又向外張望，只見車停在一所宏偉的大宅之前，彭副總管帶的人，一起下了馬，一行人推開門就走了進去，不一會四個人，用一張竹床，抬着一個人走了出來，彭副總管跟在後面，道：「小心些，將他弄進車廂，送回家去！」

霍文山身在車廂之中，在車子一停下之際，他也不知道這裏是什麼所在，他只當自己沒有希望回到魚家莊去了，是以已準備奪門而逃，他準備一推開車門，先發上幾枚鋼鏢，車外的人，必然張惶失措，那麼，對方的人雖然多，他求個全身而退，還是不成問題的。

他已經連鋼鏢都抓在手中，一隻手，也已經要去推門了，這時候，他一面仍然向外張望着，一面却聽得彭副總管那樣吩咐。

也就在那剎那間，他的心中，陡地一動，心想那受傷的人不知是什麼人，車廂不大，他們抬上了傷者之後，一定不會再有什麼人留在車廂中，而車子又是要回魚家莊去的，自己可莫失去了這個機會。

他在利那之間，改變了主意，回頭一

是誰？」

霍文山道：「我不知你是誰，但是我看你面貌，酷肖魚莊主！」

那傷者望着霍文山，又不出聲，霍文山沉聲道：「你若有什麼事，要霍某人幫忙的，我一定可以辦得到，快到魚家莊去，你要是還不肯說，就沒有機會了！」

那人又呻吟一聲才道：「我……就是魚如龍！」

霍文山心中大喜，本來，他還想問，他若就是魚如龍，那麼，在魚家莊中的那個，又是什麼人？可是，他看對方上氣不接下氣的情形，分明多講一句話，就會早一刻斷氣，是以他並沒有將心中的問題問出來，只是道：「你有什麼吩咐？」

那傷者一面喘着氣，一面急急地道：「你……請設法離去，沿魚家莊向南走，是走官道便可，去迎一位李……李青青李姑娘！」

霍文山一聽事情與李青青有關，心中一凜，忙又道：「見到她如何？」

那傷者道：「你見了她之後，就告訴她，魚家莊之內，有了極大的變故，着她千萬不能到魚家莊去，千萬不可，快快到……關外去見黃老英雄！」

那傷者講完，又不住地喘着氣，可是看他的神情，不再那麼焦急，想是他以為已然將話吩咐完畢，自然可以安慰自己一下了！

然而，霍文山聽了對方的話，却不禁啼笑皆非，因為，李青青已經進了魚家莊，那傷者的說話遲了！

霍文山聽了片刻，心想，那傷者一定傷得極重，不然，不會躺在車廂中，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的。既然傷者傷得極重，那麼自己又何不探頭出去看看？就算讓

他先屏住了氣息，用心聽着，可是車廂之中，就像是根本沒有人一樣，別說聽不到傷者的呻吟，簡直連傷者的呼吸聲也聽不到。

霍文山聽了片刻，心想，那傷者一定傷得極重，不然，不會躺在車廂中，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的。既然傷者傷得極重，那麼自己又何不探頭出去看看？就算讓

看，伸手揭起了車座板，在車座板下，有一個空位，勉強可以藏下一個人，霍文山忙鑽了進去。

他才一鑽進，剛將車座板放下來，只聽得車廂的門，已被人打開，接着，便是一陣聲響，想是那張竹床，連着傷者，一起被抬進了車子來。

只聽得有人道：「妥了！」

而彭副總管叫道：「我們回莊去，你們各人記得，這件事，你們只當沒有參加，只當什麼人也不會見過，就算互相之間，也不准談起，回到莊中各賞黃金十兩，如有洩漏，定殺無赦！」他的話一講完，他帶來的那些人，一起轟雷也似答應着，霍文山聽了，心中暗暗叫奇，心想那傷者是什麼人？何以行事竟如此秘密？

他聽到了車廂門被開上的聲音，車身又震動了起來，接着，蹄聲得得，車聲辘辘，車子又向前駛了出去。

這時候，霍文山最安全，自然是仍舊躲在車座板的下面不出來，可是他這時，心中的好奇，也到了極點，心知這件事，其中一定大有蹊蹺，他實在想看一看，那被魚家莊中人，由這巨宅中抬出來的，究竟是什麼人？

他先屏住了氣息，用心聽着，可是車廂之中，就像是根本沒有人一樣，別說聽不到傷者的呻吟，簡直連傷者的呼吸聲也聽不到。

霍文山聽了片刻，心想，那傷者一定傷得極重，不然，不會躺在車廂中，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的。既然傷者傷得極重，那麼自己又何不探頭出去看看？就算讓

傷者發現了自己，諒他也不能大聲呼喚。

霍文山想到這裏，便慢慢地頂開了車座板來，他將車座板頂高了寸許，向外望去可以看到那張竹床，斜放在車廂之中。

這時，車行甚速，車廂也震得厲害，可是竹榻上的那傷者，却還穩穩地躺着，乍一看到這種情形，霍文山的心中，也不免奇怪，但是他立時看到，那傷者的身上，覆着棉被，然而在棉被之下，却有一道一道的麻繩縛着，敢情那傷者是被縛在竹床上的。一看到了這種情形，霍文山的心，中，更是訝異莫名，他將車座板頂高了些，整個頭都探了出來，這時，他自然也可以看清那傷者的臉孔了！

而當他看清了那傷者的臉容時，他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

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不是他親眼看到的話，他實在是無法相信的，可是事實是在，被綁在竹床上的那傷者，不是別人，正是魚家莊的莊主魚如龍！

霍文山的心中，這時真是亂到了極點，他才和他有魚家莊的大堂上見過面，接着，他就躲在馬車之中，而過了不久，到了這裏，那實在是太意外的事情。

由於發生的事，實在太意外了，是以霍文山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

自然，他那一驚呼聲，十分低微，但是，在車廂之中，却也可以聽得到。竹床上的傷者，本來是閉着眼睛躺着，如同死人一樣的，及至霍文山發出了那一下輕微的「啊」的一聲，傷者才睜開了眼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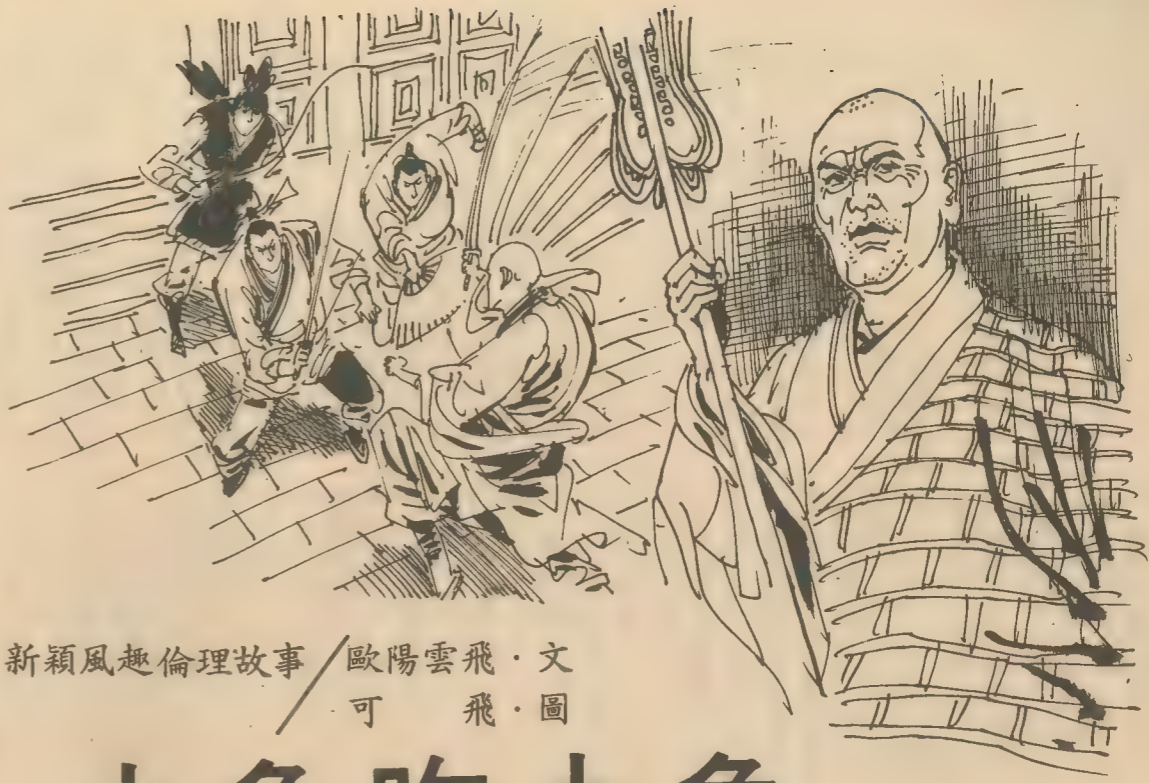
霍文山想縮回頭去，已然來不及了，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 /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小魚吃大魚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魚兒三人在天狼寨找天狼寨血手屠夫王化的行踪，走了三天得不到結果，只好下山，來到山城靜樂縣，盤纏欠缺，走入賭坊賭牌九，再賭抽籤中獎的大家樂，小魚兒出老千得五千兩銀子，無意中遇到大覺寺的小和尚亮出「烏劍」，要和賭坊賭劍，雙方爭持大打出手。小魚兒發現是烏劍，那肯放過，願意和小和尚賭，又出老千贏得烏劍，查出烏劍是大覺寺住持慧元之物，懷疑慧元就是血手屠夫王化，到大覺寺探訪，被困鐵柵內，慧元直認是王化，小魚兒先將「天王之星」鑽戒割破鐵柵，顯示綠林令，王化不服，要用武功作生死鬥……

## 擒賊領賞 協助越獄

血手屠夫王化遲疑了一下，領首應好，轉身進入大雄寶殿，取來烏劍，縱身一躍而起。

一樣的輕靈曼妙，一樣的快速迅捷，放好烏劍，飄然而落，王化亮出一把殺豬用的特大號屠刀來，映着日光，幻起萬道寒芒，陰冷的聲音道：「你們是一個一個的上打車輪戰？還是一起打羣架？」

小魚兒道：「我們三位一體，一向都是三個人一起上。」

阿呆道：「對付一個人是三個。」

鳳兒道：「對付一百人也是三個。」

小魚兒道：「不論人多人少，我們始終整體作戰。」

血手屠夫王化吼聲如雷的道：「三個就三個，殺死一個少一個，明年此日就是你們三個小兔崽子的週年忌。」

此人好暴烈的性子，忌字尚未出口時，大屠刀已經以「橫掃千軍」式，瘋狂攻出。

快！快得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接。

狠！招招都是殺着，步步充滿危機。

可是，持續的時間卻並非很長。

才交手二十合，王化便陷身險地。

先是鳳兒的金絲軟鞭絞住了他的大屠刀，迫他脫手落地。

接着，小魚兒攔腰攻出一扇，血手屠夫向後一仰，本來已經躲開了，萬不料，出其不意，小魚兒的摺扇鋼骨內，突如其來的射出來一把短刀，在他的腰眼上戳下一個血窟窿。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啪！啪！啪！三聲響，阿呆出手如電，在王化的左右臉頰上，印下一張「紅中」，一張「綠發」，另外大額頭上還加印了一張牌九「大天」。

這事大出羣盜意料之外，不由齊皆一呆。

一呆之後，突又紛紛拔刀而上，企圖以多為勝。

鳳兒怒道：「不要臉，你們想以老欺小，以多為勝？」

阿呆道：「有胆就上，來者不拒！」

小魚兒道：「閻王叫你三更死，不會留命到五更，不怕死的直管上，集體報到最方便。」

三人六手齊揚，鐵葡萄、鳳尾刺、麻將、牌九齊飛，血手屠夫的十幾名死黨甫進丈許，數不清的暗器便如雨點子似的洒下來。

有的皮開肉綻，有的頭破血流，有人吃了鳳尾刺，有人挨了麻將牌，紛紛抱頭退避，急急如喪家之犬，沒有一個人能接近到三丈以內。

血手屠夫王化故作困獸之鬥，阿呆及時將軟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威風八面的道：「姓王的，你最好老實點，小心吃飯的傢伙！」

忽見有人騰空而起，欲取烏劍，綠林令。

「找死！」

一聲暴喝，一條人影，小魚兒疾逾沖天神鳥，後發而先到，摺扇揮起，血如雨下，可憐那位仁兄奪寶不成身先死，連一聲慘叫都來不及，便匆匆忙忙的上了鬼門關。

小魚兒順勢取得烏劍，綠林令，飄落在血手屠夫的面前，道：「我們不要再繼續打下去？」

王化怒眼圓睜的道：「少說風涼話，老夫既已落敗，殺副請便，砍頭也不過是碗大的一個疤。」

「如此說來，天狼寨寨主的寶座，你心甘情願的讓給在下？」

「勝負已分，天狼寨主一職不適合敗

軍之將來做。」

小魚兒轉對天狼寨的嘍囉道：「各位，你們聽到沒有，從此刻起，我小魚兒就是天狼寨主。」

阿呆見大家動靜全無，道：「沒有禮貌，不懂規矩。」

鳳兒提醒他們道：「還不快參見新上任的寨主。」

大家夥這才從驚愕之中醒過來，在張大柱的帶領下，一齊跪倒在地，磕了三個響頭，連喊三聲：「大當家的萬歲！」

阿呆挺起了胸脯，道：「見過二當家的我。」

衆嘍囉聞言那敢怠慢，又磕了三個響頭，叫了三聲：「二當家的萬歲！」

鳳兒自亦不能免俗，道：「還有我三當家的呢。」

大家行禮如儀，三小樂不可支，小魚兒說道：「爲了表示你們忠貞不二，把這個姓王的老匹夫給本寨主拿下。」

「是，寨主！」

大柱子表現的最勇猛，領着數名同伴，將血手屠夫五花大綁綁起來。

阿呆環目四顧一眼，道：「還有剛才想動手的那幾個傢伙，又不肯參見寨主，也一併拿下！」

「是，二寨主！」

這次，動手的人更多，十幾名王化的死黨不敵，全部作了階下囚。

鳳兒忽有所感，道：「小龍哥天狼寨打家劫舍，惡名昭彰，我們接下這個爛攤子，恐怕會影響形象吧！」

小魚兒驚「哦」一聲，道：「說的也

是，咱們清純的形象不容污染，但剛剛才走馬上任，又不便即刻下台鞠躬，這可如何是好？」

「依我看，乾脆改組吧。」

「改組？如何改組？」

「改成幫，或者是教。」

小魚兒道：「你是說改成天狼幫？或天狼教？」

「天狼二字也應該徹底換掉。」

「那該取什麼名字呢？」

阿呆道：「這裏有一個現成的。」

小魚兒催說道：「有屁快放，別賣關子。」

阿呆道：「就叫小魚幫。」

張大柱上前說道：「小魚幫好，小魚吃大魚，吃定了各大門派。」

小魚兒亦覺得很好，當即領首稱善道：

「大家注意，天狼寨現在改成小魚幫，不再幹殺人越貨的勾當，我們要替天行道，爲民除害，你們是本幫的第一分舵，由張大柱暫時代理舵主，即刻去清理一下行囊財物，準備往太原府去。」

衆人爭相離去，阿呆說道：「我們到太原府去幹嘛？」

小魚兒道：「去賣人呀。」

「哦！——阿呆恍然大悟。」

鳳兒道：「我有更好的主意。」

小魚兒道：「什麼好主意？」

鳳兒道：「這個老小子曾與張忠、雷天豹、游全河他們搶了朝廷的百萬兩餉銀，如能查明藏放之處，咱們就可以發大財啦。」

這個主意的確不錯，然而，任憑三小

千方百計，軟硬兼施，血手屠夫王化却守口如瓶，不肯吐實。

萬般無奈，只好照原定計劃，押着王化，以及經過過瀘後五名罪大惡極的幫兇，在小魚幫第一分舵十二名弟兄的簇擁下，浩浩蕩蕩的開往太原府。

其餘的人，則有的情節較輕，當場開釋，有的則大徹大悟，不願再過刀口舔血的生活，自願回家去了。

一路無話，這日已抵太原府，三小直接找上太原府的總捕頭神捕徐良。

先作一番自我介紹，隨即轉入正題，小魚幫幫主小魚兒道：「徐捕頭，十幾年來搶奪朝廷百萬兩餉銀的那四名江洋大盜捉到沒有？」

神捕徐良一怔，道：「還沒有。」

小魚兒道：「不知當年的懸賞還是否有效？」

徐良道：「當然有效。」

阿呆道：「有無漲價？」

徐良道：「好像沒有。」

鳳兒道：「好小氣，時間都有十幾年啦，漲一倍以上才合理，才跟得上物價指數。」

小魚兒道：「請徐捕頭查一下，到底有無漲價？」

徐良查閱一下有關的公文，正容道：「沒有，王化、張忠、游全河仍是每名二萬兩，雷天豹四萬兩。」

顯然，神捕徐良已意識到小魚幫的這三位大人物來意頗不單純，繼道：「小魚幫主，三位為何對獎金如此關心？」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 / 東方玉 · 文

可飛 · 圖

# 新月刀

五：枕戈待命 二更出擊

## 上文提要：

春申君得悉羅漢莊金贊廷與躍龍莊沈同也接獲黑衣教的通知，限三日之內，歸順黑衣教後，便抱著「虛與委蛇」的計劃，翌日，與沈同、金贊廷、任雲秋前往黑衣教面見副教主鳳簫女，答應彼等願意加盟黑衣教，其實這是他們等待黑衣教全力去對付衡山派時，羣起反抗黑衣教的一個秘密計劃。當晚，鳳簫女設宴款待四人，席間，她還暗中給了春申君一包解藥……

春申君等四人也馬上拱手還禮，才策馬馳去。

一路上四人為了防他派人在路旁覬伺，都沒有交談。

一直回到春華山莊，進入書房，春申君要陳福站到階前去，防備有人竊聽，才打開大信封，從裏面取出一張聘函，裏面果然還有一個密柬，拆開密封，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着：「元宵前一日，可率所部去衡山鎮待命。」（衡山鎮在衡山祝融峯山口，南嶽廟即建於此）

春申君看得一怔，說道：「他們果然志在衡山！」

沈同抬目道：「春華兄，這該怎麼辦？」

春申君含笑道：「自然照他密柬行事。」

金贊廷問道：「到了那裏呢？」

春申君道：「咱們都要到那裏集合，且等到了再作計議。」

沈同道：「反正你是咱們的頭兒，咱們全聽你的就是了。」

春申君道：「但二位老哥別忘了剛才喝下的那杯酒，一定是永不背叛的毒酒，咱們雖然已經服下了雲秋師父煉製的解迷化毒丹，但在黑衣教人面前，不可露出絲毫破綻。在說話之時，也要流露出對他們教主衷心悅服的模樣，才不致引起他們懷疑。」

沈同、金贊廷同時點頭道：「這點兄弟省得。」

三人計議定當，沈同、金贊廷就各自告辭，趕回莊去。

衡山派。

任雲秋道：「以小侄看，黑衣教極可能會在同時發動。」

春申君道：「他們有這麼大的力量？」

任雲秋道：「表叔沒聽鳳簫女說麼，江湖武林，已有三分之二的人被他們羅致了麼？」

春申君輕輕嘆息一聲道：「這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任雲秋道：「但這也可以說，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是他們無法羅致的，那就是我們可以聯合的人了。」

「唉，你說的容易，做起來就難了。」

春申君接着道：「反正我們盡力而為就是了，雲秋，目前距元宵還有十來天，我們也可以稍事休息，這幾天來，表叔當真已經開得筋疲力盡，如果沒有你趕來，連這春華山莊都只怕保不住了。」

\* \* \*

元宵前一天，春申君遵照黑衣教的指示，率同任雲秋、九環金刀鄧榮、謝雨亭、謝雨奎、陳少華、陳福，暨三十六名莊丁，一同趕到了衡山鎮。

春申君心知這一戰，很可能成為黑衣教的生死大敵，故而把春華山莊的人手，悉數都帶來了。

衡山鎮，是在衡山祝融峯山口。這裏也正是衡山派的根本重地——南嶽廟的所在。

衡山鎮是個大地方，大街上多是香舖和客店。在你想來，春申君一行四十三人，浩浩蕩蕩而來，一定會引起人家的注意，這你可錯了，每年從新年起，朝山進香

春申君道：「所以我們不能讓他吃下

「這是一定的。」任雲秋道：「黑衣教只要拿下衡山派，第二個目標，就會是武當派，第三個目標就是少林派，只要這三門派一倒，其餘幾個門派就像風掃落葉，可以迎刃而解。」

春申君道：「你認為黑衣教會去招惹他們？」

春申君道：「眼前的衡山派就是一個例子，等到他們火燒到自己大門口了，他們還會不覺悟麼？」

春申君道：「你認為黑衣教會去招惹他們？」

春申君道：「所以我們不能讓他吃下



「如此就好。」  
無垢忽然抬目問道：「陳護法，你帶來的人手之中，九環金刀鄭榮在內，他在貴莊擔任什麼職務？」  
春申君道：「總教頭。」  
無垢道：「他可靠麼？」  
春申君道：「他是較技藝了，約定一年之內，聽命於屬下，大概不會有什麼二心。」

無垢道：「但他如果知道了咱們的行動，可能會生二心，貧衲交你一包藥粉，暗置在茶水之中，此後就可永遠為你所用。」  
隨着伸手入懷，取出一個小小紙包，遞了過來。  
春申君連忙伸手接過，欣然道：「副總護法設想週到，屬下幸何如之。」  
「好了，你們可以回去了。」  
無垢接着叮囑道：「這包藥粉，無色無味，回去之後，必須立即讓他服下。」  
春申君道：「屬下省得。」當下就起身告辭，目光和無垢一接，只覺他臉上有着一絲失望和憫憐之色，心中暗自付道：「看來無垢這個方丈，已被他師弟完全操縱了。」

一行人由春申君為首，退出方丈室，回到客舍。大家怕無垢派人在暗中覷伺，是以誰也不敢多說。  
春申君取出那個小紙包，先讓大家各自斟了一盅茶，然後打開小紙包，裝作把藥粉倒入茶壺之中，實則無名指，小指一勾，已把紙包勾住，暗藏手掌之中，蓋上了茶壺一面朝任雲秋吩咐道：「雲秋，你

去請鄭兄來一趟。」  
任雲秋領命走出，一回工夫，偕同鄭榮一起進來。  
春申君先給謝公愚和鄭榮作了介紹，一面笑道：「鄭兄請坐。」  
然後手執茶壺，給他倒了一盅茶，回頭以「傳音入密」朝任雲秋道：「雲秋，也許暗中有人覷伺表叔，你站着說話較為方便，就以「傳音入密」把經過告訴他，這盅茶水之中，並無問題，但囑咐他喝下之後，要裝出處處服從，不可露了馬脚。」  
任雲秋暗中點頭。  
鄭榮看春申君給他斟茶，忙道：「屬下自己來，這個如何敢當？」  
春申君大笑道：「鄭兄怎的和兄弟也客氣起來了？」  
這時任雲秋站在一旁，業已用「傳音入密」朝鄭榮道：「鄭老，請聽仔細了，但不可流露出神色來，我表叔和沈、金、謝三位大叔，佯裝接受黑衣教之聘，擔任他們護法，黑衣教對待外人，得服下迷神藥物，永遠受他們控制，差幸表叔等人事後都服了解藥，此次奉命到這裏來集合，準備今晚二更以後，夜襲衡山派，方才經黑衣教副總護法召見，要表叔在鄭老這杯茶中暗下迷藥，表叔剛才只做了個樣子，茶水中並未下藥，他要是在下暗中告訴鄭老，喝下這盅茶之後，必須裝出對黑衣教心悅誠服，不可露出馬脚來。」  
鄭榮聽得暗暗詫異，黑衣教聲勢難道會有如此浩大，敢來動衡山派？他微微領首，取起茶盅，喝了一口，才道：「莊主見召，不知有何吩咐？」

心念一動，正待悄悄退走！  
只聽得無忌道：「不知青石道兄何時動手？」  
那說話低沉而陰的青石道人說道：「掌門人一身武功，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他身邊的人也決不肯聽貧道的話，因此無從下手，唯一的辦法，只有等到各處一經發動，警報頻傳，由貧道和青石師弟連袂進去請示，並請掌門人親自主持大局。」  
「那時他必須走出雲房，貧道和青石師弟隨他身後而行，副總管已把化血針筒交與青石師弟了，在他身後發射，相距既近，他就算武功通天，也無法躲閃得開，經過蓋茶工夫，血肉化盡，就算有人擁戴他，也從此沒有了這個人，敝派就得由新掌門人繼任，就可兵不血刃，把敝派歸併本教了。」  
任雲秋越聽越怒，暗道：「當真喪心病狂，勾結黑衣教，出賣衡山派，居然還定下毒計，謀弑掌門……」  
但無忌道：「但貴派之中，至少還有半數以上的人，未必肯加入本教。」  
青石道人道：「這個貧道清楚得很，這些不肯歸附本教的人，多半是大師兄的門人和再傳弟子，目前爲了穩定人心，暫時不宜動他們，但自有貧道逐個收拾，以不落痕迹，方爲上策，這件事，貧道籌思已久，不勞副總管費神，貧道自有安排。」

他不但謀弑掌門人，而且對付異己之人，還存下殺機，準備一開刀。  
任雲秋聽得義憤填膺，恨不得跳出去，一掌把他劈了！但想到表叔要自己來的目的，是給青雲道長送信來的，自己以先見到青雲道長再說。  
這就悄悄躍落神龕，往後移動，快到神龕後面的門口，先點了兩個值崗道人的穴道，再在經過他們面前之時，輕輕拂開他們穴道，身形早已縱起，直往後進撲去。  
他身法手法，神速已極，是以兩個道人只是眨了眨眼，穴道由閉而啓，他們依然一無所覺，當然更看不到任雲秋了。  
任雲秋掠上殿背，凝目略一打量，記着表叔所說的方向，雙足一點，長身縱起，朝東一座庭園虹射而去。  
庭園佔地頗廣，頗有林木、竹石、流泉之趣，今晚是元宵前一天，月光已經明澈如水，照在這片園中，更顯得清幽絕俗之美。  
任雲秋足尖踏着樹梢，一邊提氣飛躍，一面目光四顧，找尋青雲道長修練習靜的草廬。  
不多一回，他已看到一叢修篁之間，露出一角茅簷，他趕緊一提真氣，疾落過去，飄落竹林之外。  
就在這一瞬間，他發現身後微風輕颺，似有兩個人欺到了背後，但聽「鏘」「鏘」劍鳴，同時也有人喝了聲：「施主何人，夜闖南離園，所爲何來？」  
任雲秋心中暗想：「自己如果告訴他們來意，必須多費唇舌，而且也會洩露了自己身份，不如……」  
一面緩緩回過身去，說道：「在下是奉命來求見貴派掌門道長的……」  
話聲未落，乘對方兩人打量自己之際，身形一晃，雙手閃電般拂去。

身法奇快，穿林而入，有如一縷輕烟，但他立即發現這片竹林之中隱伏了不少衡山門下，暗椿密佈，拱衛着三間茅屋。  
任雲秋打量着茅屋中的情形，左首一間，窗櫺，還隱隱射出燈光，只是窗戶並沒有開。  
他考慮了下來，覺得自己如果突然在階前現出，必有衡山弟子擋駕，又得費一番唇舌，才能見到青雲道長，不如先以「傳音」之術，向屋中的青雲道長說明求見，他自會派弟子出來招呼，把自己領進去，這樣豈不比階前現身好得多了？  
心念這一動，立即對着那間有燈火的窗口，施展「傳音」之術說道：「在下雲如天；奉家師之命，有機密大事，求見掌門道長。」  
他爲了不洩露自己身份，故而臨時改變了姓名，萬一房中不是青雲道長，也不要緊了。  
果然過沒多久，只見茅屋中走出一個身佩長劍的年輕道人，在階上打了一個稽首，說道：「掌門人請雲施主入內相見。」  
任雲秋立即閃身而出，迎了過去。  
那年輕道人一楞，就稽首道：「雲施主請隨貧道來。」  
轉身領着任雲秋走入茅屋。  
你休看這三間茅屋，却建得甚是高敞，中間一間上首兩張木椅上，端坐着兩個中年道人，左右兩邊，站着七名佩劍年輕

就到房中去休息一回了。」  
說着，舉步朝廳後走去。  
沈同在任雲秋走後，忍不住悄聲問道：「春華兄要他到那裏去？」  
春申君「傳音」道：「兄弟要他去看看衡山派的情形……」  
沈同道：「太冒險了，此刻南嶽廟附近，說不定黑衣教早已佈置了不少暗椿，任少兄去了，只怕很快就會被他們發現，到時如何是好？」  
春申君微微一笑，很有自信的道：「雲秋不會讓他們發現的。」  
衡山派根本重地南嶽廟，今晚依然和往常一樣，顯得甚是平靜，但任雲秋却可以感覺出來，廟中氣氛，大有外弛內張之感！  
這是在進入第三進時，才發覺出來的，因爲整座第三進，幾乎每條走廊，每一轉角，都有隱伏的暗椿。天井、兩廡、階上、階下，也都有佩長劍的道人，鵠立站班。  
這些或明或暗的衡山門下，縱然精通劍法，任雲秋是不會讓他們發現的。  
但任雲秋看到第三進忽然有如臨大敵的戒備情形，心裏不禁暗暗起了嘀咕：「敢情黑衣教要夜襲南嶽廟，衡山派已經得到消息，不然不會有這樣的佈置，自己且進去聽聽他們如何計議，有些什麼防範？」  
他心念一動，立即長身掠起，疾如夜鳥，一下從偏殿登大殿屋脊，再由殿後悄然翻落。

任雲秋聽得不期然一怔，暗道：「會是但無忌，他們計議的竟然是出賣衡山派的秘密部署，時間不早，自己還得趕快去找尋青雲道長才好。」

任雲秋聽得不期然一怔，暗道：「會是但無忌，他們計議的竟然是出賣衡山派的秘密部署，時間不早，自己還得趕快去找尋青雲道長才好。」

任雲秋聽得不期然一怔，暗道：「會是但無忌，他們計議的竟然是出賣衡山派的秘密部署，時間不早，自己還得趕快去找尋青雲道長才好。」

任雲秋聽得不期然一怔，暗道：「會是但無忌，他們計議的竟然是出賣衡山派的秘密部署，時間不早，自己還得趕快去找尋青雲道長才好。」

任雲秋聽得不期然一怔，暗道：「會是但無忌，他們計議的竟然是出賣衡山派的秘密部署，時間不早，自己還得趕快去找尋青雲道長才好。」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 龍騰海仇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家宇一下山便碰到一宗為爭奪金佛而打鬥的事情去，這正是岳家收藏之物，這批人就是參加搜山毀家殺父的敗類，便將白瑞剖心洩憤，其他人不戰而去，白瑞兄長被殺，撿起金佛逃走，岳家宇尾追至樹林找尋，見一女子背已而立，誤以為是白瑞，將她打倒，才發覺打錯人，她是萬世芳的女孫萬紫琴，上前道歉，萬紫琴要求為她辦一件事，帶他去一谷中井底將一個老人救出，這人就是他訪師學藝的雷士亮，立即傳授他一招。岳家宇折回跟蹤萬世芳孫到馬鞍山一莊院內……

## 不取義害仁

## 昂首入絕谷

岳家宇這才看出腳腕上的皮索尖端，有一個五齒鋼抓，像一個龍頭，皮索極長，直通到三丈之外。

只見三丈外竹叢中，有一人哈哈一笑，說道：「老夫以為是一號人物呢，原來是——」

只聞萬紫琴接道：「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卒而已，畢老爺子把他交給姪女處理好了……」

「也好！」竹叢中那瘦小老人一抖手，龍頭抓疾彈回去，翻身掠於牆外。

萬紫琴揚手「啪啪」兩聲，作狀欲擲岳家宇，却是拍着自己的手，大聲道：「小賊，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

她向岳家宇使個眼色，提起他的身子，向屋中掠去。到了屋中，放下岳家宇，肅然道：「你知道剛才那人是誰麼？」

岳家宇十分慚愧，搓着手道：「在下不認識……」

「哼！他就是『十抓九穩』畢震山，他那龍頭鋼抓，厲害無比！身手不在我其餘若干組就會趕到。」

岳家宇暗暗警惕自己，今後若再這等孟浪，實在對不起吳明夫婦。

他進入這個院落，屋中之人聽到鐘聲，立即向外疾掠，岳家宇立即竄上池中的假山，貼在山壁上。

但屋中之人剛去不久，兩撥人分自兩個門中入院，到處搜索。

岳家宇知道對方遲早會搜這假山，立即趁機向旁邊一座二樓上掠去。

上了樓廊後，不敢久留，只得推門而入。

這樓中靜極了，和外面的喧嘩形成兩個不同的世界，而且樓中之人的面孔，也安適恬靜，好像這裏不是「黑殺星」的住所。

迎門一張雕花大床，床上躺着一位一臉病容，白髮蒼蒼的老嫗，長期纏綿床第的痛苦，在她的臉上留下痕跡，使岳家宇想起李白「白髮三千丈」的詩句。

本來他過去以為這句詩太過誇張，但現在他覺得這句詩也不足以形容這位老嫗的形態。

床邊站着兩位中年美婦，她們的神態雖有些驚奇，却和床上的老嫗一樣，洋溢着慈愛的光輝。

「像他們這種人，似乎永遠不設防，世上任何壞人，也不會傷害他們。」

岳家宇發現是內眷住所，立即抱拳道：「真抱歉！在下走錯了路……」

說畢，就要退出去，那知床上的老嫗顫巍巍地道：「孩子……你沒有走錯路……你走近點……讓我看看你……」

爺爺之下。你來幹甚麼？」

岳家宇抱拳道：「謝謝姑娘援手，並再向姑娘道謝解雷前輩之困！我只想看看『黑殺星』到底是甚麼樣子？」

萬紫琴冷笑道：「別酸了！那個要你道謝！哼！你雖然進來了，要想出去却太難了！」

岳家宇冷笑道：「我不信！」

萬紫琴厲聲道：「不信你試試好了！我也懶得管你！」

岳家宇剛才吃了暗虧，仍是不大服氣，他以為「十抓九穩」畢震山只是趁人之危，暗算於他，若是明來明去，他未必能得手。

況且他也不願讓一個女人呵護，立即悶聲不響，穿過後窗，只聞萬紫琴沉聲道：「優子，你活夠了……」

岳家宇四下一看，立即向最高的一座高樓奔去。

此刻他雖知道自己有點孟浪，却不甘向萬紫琴示弱，穿房越脊，十分小心！

這聲音蘊含着無比的慈愛，岳家宇長了這麼大，從未聽女人這樣和藹的招喚他，孺慕之情發自內心，身不由主地走到床邊。

老嫗抬起枯手，揉揉眼睛仔細地望了望岳家宇的臉，良久，才向兩位美婦道：「你們看看：他像不像：一個人？」

兩位美婦早就有此同感，肅然同聲道：「媽，像極了！像極了……」

老嫗興奮過度，老眼中蓄滿了淚水，道：「孩子……你姓甚麼？」

岳家宇感覺這老嫗的淚水，和兩位美婦的慈憐，都有感染力，也感覺眼眶有點潤濕起來，他毫不考慮地說道：「晚輩姓岳……」

老嫗一欠身，想坐起來，但却無法做到，她太激動了，慌忙指指樓門道：「快把門關起來……誰來也不開……」

一位美婦立即閉了樓門，上了橫門，老嫗抓着了岳家宇的手，顫巍巍地道：「好孩子……你一定是那苦命的岳家裏之後了……」

岳家宇肅然道：「晚輩正是那個死裏逃生的男嬰……」

老嫗終於淌下淚水，道：「孩子，老身是龐起的母親，她們是……龐起的妻子……你不奇怪吧？我們為甚麼……會喜歡你……偏袒你……」

岳家宇的淚水奪眶而出，顫聲道：「也許前輩知道家父是無辜的……」

老嫗愴然道：「這只是一個理由……因為老身是你的外祖母……她們是你的舅母……」

但是不管如何小心，仍然無法遁形，因為暗卡之多之密，可以說上碧落下黃泉。只見四周竄起十餘條黑影，一齊撲到！岳家宇一不做二不休，未待那些高手穩站，已全力推出三掌，罡風呼嘯，掀起屋瓦，發出極大的聲響。

三個高手站立不穩，翻下屋面，岳家宇動了殺機，欺身逾電，扣住兩個大漢的手腕，沉喝一聲，向一旁猛撞！

「蓬」地一聲，兩個大漢哼也未哼一聲，竟變成兩片人餅。抖手向其餘高手擲去。

他這一手十分殘忍，其餘高手暴喝連連，拚死撲上。就在這時，只聞一聲陰笑，道：「你們閃開！」

十餘名的高手立即暴退數丈，只見三丈外屋簷角站着一個高大的老嫗。

那簷角本是極薄之瓦做成，不要說一個人，就是一隻貓，恐怕也擎不住，然而，這老嫗單足站在角端上，身子左右搖晃不已。

岳家宇乃是識貨之人，深知這正是一種極難練的功夫，叫着「寒鴉爭巢」，全憑一點玄真真氣，使身子輕如紙片。

此刻他若是不理那老嫗，掉頭疾奔，可能逃出她的掌握，但他不甘如此，因為他以為他也能做到那一手，只是不知道有沒有那老嫗精湛？

他疾掠過去，提足十二成真力，作勢欲推，但却不願乘人之危，只見那老嫗原勢不變，單掌向他一按。

岳家宇不信她有這等功力，雙掌力推而出。

「轟」然大震，屋瓦橫飛，他被震退三大步，不由猛吃一驚，只見那老嫗的身子晃了一陣，仍是「金鷄獨立」之式，站在簷角上，發出一陣得意的陰笑。

岳家宇雖是血氣方剛之人，也知「暴虎馮河」，送了性命太不值得，正要回身逃走，突聞有人宏聲道：「小子，你自動送上門來，可別怪老夫以大欺少……」

岳家宇悚然回頭，只見萬世芳站在兩丈之外，臉上充滿了殺機。

現在，岳家宇知道已經危在肩隄了，只萬世芳一人，他也料理不了，再加上那高大的老嫗，逃走的機會太渺茫了。

事到如今，只得硬闖，他再聚平生之力，向萬世芳推出一掌，萬世芳單掌一拂，大震聲中，整個屋脊，搖搖欲倒。

岳家宇的身子，有如斷綫的風箏，摔下屋面，但下面數十件兵刃，已經高擎着等待他！

在這千鈞一髮之時，岳家宇急納一口真氣，足尖一點牆壁，向旁邊激射三丈。落地之後，感覺已受內傷，雖不嚴重，却不宜再動手過招，急忙鑽進一片竹叢中，向另一個院落奔去。

現在他不能不佩服「黑殺星」龐起的統御之術，像「十抓九穩」畢震山，「半掌追魂」萬世芳及那高大的老嫗，無一不是當代絕世高手，竟都為龐起賣命，龐起的安全，確是穩若泰山。

「噹……」堡中傳來宏亮的鐘聲，四面八方人影幢幢。每一組人都有十餘人，多，只要被一組遇上，任何高手，也不能於三招兩式之下放倒十餘個，在這工夫，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故事 蕭逸·文圖

可飛·圖

# 劍香飄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時美嬌接納吳三桂的人所求，不說明簡崑崙並非永福金、劉青二人，監視吳三桂的人送來的「黃金」一箱，便截止他們，將「黃金」整箱拋回清軍船上，黃金實是炸藥，在引子燃燒中爆炸，清軍死亡枕藉。揭穿他們的陰謀，也顯示時美嬌機智過人，奸徒難以得逞，船行又到一桃花源境地，楓葉紛紛照耀黃昏晚景，時美嬌傳令上岸歇息，似是等候人，在江岸和簡崑崙對酌，談笑風生，簡崑崙既是階下囚，又似是上賓，面對這狠心美人，正是無奈，忽見一白髮老者馳馬過來……

## 月軒軟禁 了解地形

時美嬌臉上神色，頗有所喜，看了簡崑崙一眼道：「我們回去吧！」

「無言」一雙孿生姐妹，聆聽之下，更不待吩咐，隨即動手，把眼前桌椅收拾起來，其時簡崑崙已同着時美嬌，緩緩向岸邊走去。

看看已來至大船，簡崑崙却祇是一言不發。

時美嬌微微一笑，道：「你已經看見了？」

簡崑崙心裏明白，對方所指，當是那兩騎人馬，便自點頭道：「看見了。」

時美嬌忽然停下了脚步，奇怪的向他打量着：「你覺得奇怪麼？」

簡崑崙笑道：「天下奇怪的事情多了！微微一頓，又說道：「這事又與我何干？」

時美嬌點頭說：「你果然能這麼想就對了，記住，少管閑事，否則對你是很不利的。我還有點事情，船就要開了，請回船去吧。」

簡崑崙冷清的哼了一聲，便自躍上船，自個去了。

却也沒有忘記，在臨去之前的一番觀察——

此時此刻，正有兩名漢子，將一席血紅色的地毯，沿着地面過道、扶梯，一路向船上搭起——這番舉止，自非尋常。那意思其實不言而喻，便是將有「貴賓」蒞臨船上來了。

這位貴賓又是那一個？

很自然的，簡崑崙便自聯想到了方才所見。

當是兩匹快馬來者之一的那個白髮穿紅氅的老人了——這個人又是誰？

大船在緩緩起伏移動之中向前行進。簡崑崙翻身離開了床榻，心裏頗是忐忑。推開窗扇，迎進來滿室清風。

外面黑黝黝的，已是午夜時分。倒是一天星月交織河漢，顯得頗有情緻，大船本身燈光輝煌，映照在微有波動的水面上。

簡崑崙心裏一驚，右掌突提，雙方掌心互迎，「嘿！」地接住了他的來掌。

簡崑崙迎接着却也巧妙。

關鍵在於，這類接觸，俱是以實力相拚。

眼前情況，駝背老人顯然還不知道對方身上穴道被封，功力受限，簡崑崙生性要強，更無絲毫示弱。看在一旁的無音姊妹眼裏，不由為之一驚，不約而同的發出了呼叫。

駝背老人吃了一驚。慌不迭抽身撤掌，却已不及。

隨着駝背老人掌力吐處，簡崑崙整個身子為之大大震動了一下，嘴張處，咳出了一口濁血。

雷公公見狀，呆了一呆，偏過頭來看向身邊二女，模樣頗似存疑。

無音乃開口道：「這人身上升絡，已為堂主手法封鎖，是着不得力的，公公你手法過重了！」

駝背老人雷公公「哼」了一聲，點頭道：「這就難怪了！」，隨向二女道：「不碍事，祇是一口濁血而已，把他交給我了，你們回去吧！」

無音無言各自應了一聲，迎着雷公公重施一禮，隨即轉身自去。走了幾步，無音却停住脚步，臉上神態，帶有幾分薄羞，情不自禁的回過頭來，向着簡崑崙看了一眼，目光裏不無憐惜。

，乍然觸及，宛若是矗立水面上的一座金色排樓。

簡崑崙頗有「一探究竟」的衝動——他却終於克制着自己，終宵不曾踏出座艙一步。

天亮時候，大船終於在一個地方泊岸了。

顯然是地頭到了。難道是來到了所謂的「飄香樓」？還是別的神秘地方？簡崑崙終無所知。

他祇是靜靜的坐候船上。大船上自有一番騷動。先是有人上上下下，顯得很是熱鬧，終致於完全靜止下來。

最後才傳來脚步声，直抵門前。

簡崑崙知道是來招呼自己的了。果然房門輕扣，推開，現出了「無音」一雙孿生姊妹。

二人一言也不發，祇是用眼睛向他看着。

簡崑崙站起來道：「地方到了？」

無言點了一下頭。

「飄香樓？」

二女對看了一眼，並不答話，簡崑崙知道多問無益，隨即站起來，向外步出。

無音，無言，一個前導，一個殿後，三個人隨即向艙外步出。

却祇見一抹楓紅，把岸邊渲染得十分嬌媚，却有一行峭壁，自右側方插天直起，形成一面巨大石屏，將此幽谷掩飾得恰妙處。

眼前井然有序的停泊在附近——是幽谷，又是良港，好一番磅礴氣勢，却於此壯觀氣勢裏，散置着一派清幽、雅緻，乍然入目，不覺心曠神怡。

簡崑崙盤算未已，已同着二女相繼步上岸邊。

這雙孿生姊妹，身手非比尋常，擰腰踏步，舉止不失從容，正是強將手下無弱兵，簡崑崙此刻身上為人點了暗穴，功力無能施展，自付無能取勝，也就不敢心存別想。

無音在前，無言在後，三個人一經踏上楓紅初染的岸邊，前行的無音，身體鏡是快捷，急切間一連轉了幾轉，咫尺天涯，眼前竟然換了世界。

一片青松，含翠欲滴。數點頑石，星佈其間，高矮頓錯，魚龍曼衍，間以紅紫芳菲的漫山野花，一霎間宛若置身仙境。

前行的無音脚下速度奇快，簡崑崙不自覺的也加快了步伐，一陣快行，已不知身入幾許。

却有一道奔湍疾流，由正面直竄而前，迎着礁石，濺發出銀星萬點，恰與穿枝直下的陽光，輔成一番異彩奇趣。

簡崑崙忽然站住了脚步，心有所感，回頭看時，才知來處已杳，顯然籠罩於一片茫茫白霧之中。

他心裏有數，眼前情景，分明已落於對方陣勢之中，一念觸及，由不住為之暗吃一驚。其勢已不容他多作觀察，岸迴路轉，眼下來到一片房舍當前。

却見大小不一的十數座樓閣，座落於眼前翠谷繁茂之間，各樓建築式樣不一，

高堂邃宇，連櫓層軒，疊堂累榭，無不色澤鮮明，翠翹曲瓊，各有奇趣，妙在此一系列的精巧建築，却為一道朱紅迴廊所貫穿，遠遠望去，有如一條千百丈紅鱗巨蟒，昂游於巨浪起伏的烟波浩渺之間。

看到這裏，簡崑崙亦不禁為之怦然心驚。如此壯觀氣勢，料想着當是對方主力所在，即所謂「飄香樓主」所坐鎮的「飄香樓」了。

前行的無音，忽然停下了脚步。正前方有一座矗起的八角鐘亭，懸有巨鐘一口，鐘撞側吊，想是用以客來招呼的。

無音上前一步，方自拿起鐘撞，待向鐘上撞去，却祇見面前人影一連閃了兩閃，一個鳩首皓髯，身着黃衣，面相奇醜的駝背老人，已自現身當前。

身法好快，宛若旋風一陣，黃衣飛颺，獵然作響聲中，已自當面而立。

無音無言，乍見之下，各自後退一步，執禮頗恭的喚了一聲：「雷公公！」

駝背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却把一雙三角眼，狠狠盯向簡崑崙，打着一口濃重的川音：「就是他麼？」

話聲出口，陡地上前一步，右手猝起，五根手指形若鳥爪，直向簡崑崙肩上升落下來。

簡崑崙身形向側面一偏，巧妙的搖動肩頭，閃開了對方下落的五指。

無奈來人駝背老者，身手大是不凡，一式出手，正反相輔，名為「翻天掌」。

眼前一式落空，不俟招式用老，緊接着手腕輕翻，甩起來的半截前掌，反向着簡崑崙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 黃鷹·文  
可飛·圖

# 天衣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順天侯魏大中和謀士童路分析晉王和燕王的勢力對比，證明司馬長風和燕王暗中相會，燕王已成功將司馬長風拉攏過去，司馬長風已叛變晉王，而且有可能暗殺晉王故決定再用飛鵬傳書給晉王，一定要將司馬長風殺掉除害，在放白鴿時被崑崙奴看見便向白鴿追趕，蕭展鵬、蟋蟀亦知道，希望他這次能夠將信鴿截住，二人正在對魏大中和葉安以及天衣聯在一起胡猜亂想，亦得不出什麼正確分析，此時發現飛鵬不在房間，原來她出了事，被一中年人誘至古剎捉住，自稱是奉天衣之命，拿她向蕭展鵬交換證據，希望她幫忙合作……

## 權衡得失

## 棄美護證

葉安這個天衣還有手下就在附近，對周圍的環境他們已經瞭如指掌。

將飛鵬誘出去已經那麼容易，要安排一封信又是何等簡單。

若是蟋蟀不在身旁，蕭展鵬處理這封信也許另外還有辦法，可是有蟋蟀在，一切都變得緊張而火爆。

葉安當然是第一個被驚動，他原是不準備動身的，沒有其他人他絕對相信，蕭展鵬一定會好好的考慮，交出證據的可能也會大很多。

只是蟋蟀那邊一嚷，魏大中的人立即有反應，緊接趕去，而魏大中方面也是必有人前往通知，魏大中一到，事情必定有變，由不得蕭展鵬作主。

天衣算無遺策，蟋蟀的反應這麼大却是他算計之外，類似這樣的失策近日雖然不停發生，但再來一次，天衣心裏多少總有一些不舒服。

他已經很小心盡可能避免同樣的事情發生的了。

到現在他不能不相信人算到底不如天算，他畢竟只是一個人。

在計劃進行之前他也已經考慮清楚，雖然事勢倉猝，又在他意料之外，他仍然有預防的方法，並沒有把握時間，搶在魏大中和到達之前進去。

在魏大中和到達之後他才動身，不遲不早，與魏大中差不多同時進去。

要剝下一個人的面皮並不容易，要將這塊面皮造成面具也需要一番工夫，而模仿面皮主人的言行舉止也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天衣並不知道魏大中之前是否曾經見過葉安，與葉安又是否曾有交往，要清楚這一點，當然也並不困難，可是天衣能夠向之打探的就只有一個燕王。

對這件事燕王也並不清楚。

也所以天衣只有在計劃進行之前便已仔細調查有關葉安的一切資料，他是考慮到也許有用得着的一天，雖然燕王曾經一再叮囑他小心，盡可能不給葉安麻煩。

葉安在朝廷，在皇帝的心目中到底重要，牽涉的官員也多。

天衣所以實在很不想剝葉安的面皮，到這個地步，實在迫不得已。

而到目前為止他仍然沒有露出破綻，非獨蕭展鵬，魏大中也一樣沒有動疑。

到這個時候，一片混亂，魏大中當然更難有所發現的了，可是天衣仍然極為小心，一直心中提醒自己並非天衣，乃是葉安。

根據資料，葉安處理這種事是極其冷靜，也一向保持中立的態度。

一個人若非時常能够做到面面俱圓，實在很難以在朝廷上立足。

葉安既然是這樣的一個人，在處理那些證據，同時應付蕭展鵬魏大中兩批敵對的人當然會模稜兩可，而身份高低的影响，更就會偏向魏大中方面。

魏大中都應該是不會同意將證據交出，交換飛鵬的，這也就是天衣不想驚動魏大中的原因。

「你這個蟋蟀太驚小怪，驚動魏大中，實在該死。」他暗罵在心中，表面上却若無其事。

事情也不出他所料，魏大中知道了事情變化，果然反對拿證據去換人。

蟋蟀一聽魏大中反對，心頭便冒火，脫口一聲：「你是憑什麼反對？」

魏大中淡然道：「證據關係重大。」

「人命難道不要緊？」蟋蟀鐵青着臉道。

「證據若是落在天衣手上，後果不堪設想，死人說不定數以千百計。」

「難道我們不能將證據從天衣手中奪回。」蟋蟀冷笑道：「他用這種陰謀詭計，卑鄙手段，可見得本領實在不如我們。」

魏大中道：「力敵不如智取，一身蠻力有什麼用，頭腦靈活才有作為。」

蟋蟀道：「我們的頭腦若是不靈活，也不能夠將證據送到這裏來。」

「送到這裏來沒有用的，必須交到葉大人手上。」魏大中搖頭：「你們昨天若是將證據交到葉大人手上相信也不會有這種事發生。」

蟋蟀一怔：「當然，交到了葉大人手上，天衣便可以予取予攜，不用費心。」

魏大中道：「這是什麼意思？」

「彼此心照——」蟋蟀冷笑。

魏大中亦冷笑：「交到了葉大人手上，要拿回不容易，當然是不交出的好。」

蟋蟀反問：「你這又是什麼意思？」

「心照不宣。」魏大中笑得非常奸惡。

他本來不是奸惡的人，但天生就是奸惡的樣子，言談舉止難免都會有奸惡的感覺，只是他不知道。

這也是一般人的毛病，無論自己樣子是怎樣難看，對鏡看來總是不覺得的。

做到葉安這個地位，當然更不會有人直說他長相奸惡。

他既然沒有這種感覺，當然不會留意別人完全是因為他奸惡的樣子對他的表情反應完全是奸惡的感受。

蟋蟀瞪着魏大中，隨即道：「就是因為我們昨天沒有將證據交出，才有今天的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阜·文

## 蝶飛羅蘭花滿樓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飛虹和羅蘭在潼關侯府相會，久別重逢，便將別後遭遇相訴，先追查「紫河真解」的下落，有沒有遺失，原來它存放在羅蘭身邊的魚腸劍的劍柄中，經過檢視，從劍柄中取出一本綱冊，江湖秘笈仍在二人手中，更覺安慰，而羅蘭因練秘笈而懷了孕，此是秘笈中的合籍雙修，而在生理上必然的現象，故侯爺囑咐幾句，對人沒有繩諸於禮，深為怪責。羅蘭大腹便便，不能久驕，定於七天內奉命完婚，保持侯門尊嚴，羅蘭高興與狄飛虹的苦惱成為強烈的對比，怎能忘懷小蝶？正準備完婚，天慈教程寒梅下戰書挑戰……

### 陰謀難逞 交換成功

狄飛虹冷哼一聲道：「妳這點陣仗，還沒有放在狄某的眼裏，不過在下想不明白，看情形，貴少教主傷勢已經痊癒，用不着咱們夫婦了。」

程寒梅道：「狄大俠誤會了，咱們身在險地，不得不為少教主的安全作點準備，還望狄夫人高抬貴手，敝教將感激不盡。」

羅蘭道：「我可以替花滿門解除禁制，但貴教必須答允咱們一項要求。」

程寒梅道：「狄夫人請說。」

羅蘭道：「交還我爹的後手。」

程寒梅一怔道：「這個……」

狄飛虹面色一沉道：「後手是皇上所賜，偷盜者的罪名是抄家滅門，天慈教雖是橫行江湖，在朝廷的眼中不過是一羣跳樑小丑罷了，在下是江湖人，所以不願擴大事端，如若貴教當真無目無法紀，一切後果應由貴教負責！」

程寒梅略作沉吟道：「好，寒梅負責替羅侯爺找回後手，但請狄夫人先為少教主解除禁制。」

羅蘭目視狄飛虹，傳音問道：「大哥，你說呢？」

狄飛虹道：「先讓花滿門不再抽筋，待交還後手再替他解除。」

羅蘭微一領首，扭頭對程寒梅道：「花滿門在那軟轎之內？」

程寒梅道：「是的。」

羅蘭道：「好，我去瞧瞧。」

語音甫落，一道晶瑩奪目的劍光已然沖霄而起，它以橫掃千軍之勢直撲正東，首當其衝的自然地煞大陣了。

地煞大陣是天慈教的秘密武器之一，程寒梅曾經以此自豪，此時却人仰馬翻，兵刃斷折之聲响成一片，如非羅蘭不願傷人，這七十二名高手，只怕無人能夠活命，當羅蘭聲言要到軟轎瞧着花滿門時，程寒梅並未阻止，她是要羅蘭陷身五行大陣之內，天慈教就可以予取予求了。

她絕沒想到羅蘭已經具有馭劍之能，一經身劍合一，便可身化長虹，無堅不摧。刀山劍林也可來去自如，何在乎這個五行大陣。

在程寒梅目瞪口呆之際，羅蘭已經面含淺笑的亭立於狄飛虹的身側了！

「狄夫人功力之深，已達天人境界，程寒梅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好說，我為避免陣法糾纏，不得不先破陣勢，不過副教主放心，我並未傷人。」

「多謝狄夫人手下留情，少教主他……」

「他不會再抽筋了，待妳交來後手，我會為他完全解除的。」

「這……好吧，十日之內，寒梅當有以報命，告辭。」舉手一揮，天慈教徒便一起向山野之中退去。

狄飛虹向天慈教徒退走之處瞥了一眼道：「此人究竟是誰？在當代武林之中，誰能具有如此氣魄？」

羅蘭道：「你是說天慈教主？」

狄飛虹道：「不錯，咱們遇到過鐵甲人，又見識了地煞大陣，不知道還有什麼隱秘的武器，當真叫人防不勝防！」

羅蘭道：「怕什麼，他們擺下這麼一座大陣，我一個人還不是叫他們風竄而逃？」

狄飛虹道：「話是不错，我却担心他們另有奇兵，今後還是不能大意，再說天慈教似乎無所不在，我懷疑他們不只是爭霸武林！」

羅蘭愕然道：「難道他們當真想造反？」

狄飛虹道：「如果讓他們席捲江湖，日趨坐大，未嘗沒有此種可能。」

羅蘭道：「既然如此，我要告訴爹派大軍圍剿他們，以防患於未然。」

狄飛虹道：「使不得，一則他們反跡未彰，如若驟發大軍，豈不當真變作官逼民反，再說天慈教的總壇在何處？是多少分壇？教主是誰？都是些什麼人？咱們所知有限，如何能夠圍剿？」

羅蘭嘆口氣道：「你說的對，只是我有點擔心……」







文圖 · 寶飛 · 王可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

# 包草小

**上文提要：**  
後，先行將自己的細綁鬆脫了，然後再設法把呆瓜及三八花弄醒過來……小虎子又在思索逃脫鐵屋奇謀，他將棉被撕成棉絮，蘸了燈油，將它塞在門縫裏，然後點燃，未幾濃煙密布，火光熊熊……

## 十七：雙釵救駕 同陷羅網

在濃煙撲面下，那人喊聲還沒完，小虎的繩鞭已經出手，他拿準時間與部份，刷地一聲，鞭梢正好繞在那人脖子上，用力一拉。那人毫無防備之下，立刻被拉翻地上，呆瓜與三八花立刻用棍腳在他後腦勺上補上二下，那人頓時暈了過去。

門外有人在叫：「刁五，你怎麼啦，有清楚了嗎？」

「你快進來，幫忙救火啊！」呆瓜在門邊，瞥着嗓子打招呼。

濃煙瀾漫的門口又出現一條人影，小虎照方抓藥，繩鞭第二次出手，又繞上對方脖子往裡用力一拖。

小虎抬頭看看枝葉茂密的大槐樹，道：「我們爬上去，找個樹葉茂密的枝極，躺下休息一會。等我想出點子再說。」

對方啪地摔在地上，呆瓜三八花又上去了，飛快一人一棍子，把人敲暈了過去。

三小花想想，覺得這也是個辦法，於是三小花爬上槐樹，各人找個枝極，躺在杈杈間，休息起來。

小虎想攔已來不及，埋怨道：「怎麼又敲暈了，我還要問話啊！」

他在那裡知道，紫玉釵與玫瑰釵被關巧手押着已在路上途中的馬車上。

三八花道：「你又沒說清楚，現在怎麼辦？」

當然，蔡八姑千算萬算，也沒算到小虎的雙腕上還裝着護身法寶，早已溜之大吉。

情況不明，小虎急在心裡，低聲道：「還能怎麼辦，快走！」

這邊在陰錯陽差，馬車上的紫玉釵與玫瑰釵卻已悠悠醒轉。倏覺坐座顛簸，心神一震，抬目四顧，蹄聲得得，原來是在馬車上，對面坐着一個高大的胖子，正是關巧手。

小虎張望外面，夜色如墨，還好沒有人影，立刻揮手叫呆瓜三八花出去，躲在牆角，小虎把鐵門帶上，從外面門上了鐵槓子，三人一路躲躲閃閃，爬牆翻出了蔡記糧行，躲在糧行不遠的一棵大槐樹後面。

「二位姑娘清醒啦？」關巧手口噙微笑，神態殷殷。

三個人一陣喘息過後，三八花道：「小虎哥，我們快走！」

紫玉釵坐正身子，道：「你要帶我們上那兒去？」

小虎道：「現在不能走，我還要設法救紫姐與玫瑰姐。」

關巧手道：「回我北方老家。」

三八花道：「不知道她們被囚在那裡。」

紫玉釵微微笑道：「公妹，妳願意嗎？」

關巧手哈哈笑道：「無論願不願意，你們終是輸了賭注輸了人，當初下注的承諾，該不會立刻反悔吧！」

玫瑰釵一哼，道：「誰說過願意啦！」

玫瑰釵嬌叱道：「輸錢還錢，要人，門兒也沒有，沒有這麼簡單。」

關巧手哈哈笑道：「想不到想不到，竟名傳江湖的十二金釵居然會看上一個毛孩子，傳出去豈不笑掉人大牙。」

「錢呢？」關巧手故意攤着雙手要錢，旋即臉色一沉道：「我敢解了你們迷魂之毒，就沒有把你們的武功放在眼中，你們若想在面前逞強動歪腦筋，休怪我關某出手毒辣，槍殺無情，沒有憐惜惜玉之心。」

「哦？」關巧手似乎好奇，問道：「妳說說看，這毛孩子在妳心目中，是個什麼樣子？」

紫玉釵暗暗一凜，十二金釵雖然名馳江湖，比起關巧手的功力，的確差了一截，她望了望玫瑰釵，示意她冷靜，自己浮上一層笑靨道：「關巧手，做夫妻是終身的事，感情是不能勉強的，你又何必強人所難呢？大家何不好商量還錢的方法？」

「他富有同情心正義感，機智比普通大人還高一籌，不失於狡猾，他愛開玩笑，卻不會故意作弄人，在我來說，他就像一個正直的偉丈夫。」

「在我關某面前，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關巧手說到這裡，頓了一頓，倏換了一副笑容道：「妳看，我是為了解除旅途寂寞，大家能聊聊，培養感情，才讓妳們醒過來，現在大家反而臉紅脖子粗的傷感情，真是何苦來哉。」

望着玫瑰釵聖潔的神態，悠然神往的語氣，關巧手心中倏然產生了一絲妒嫉：「媽的！我關巧手家財萬貫，名震江湖，要風有風，要雨有雨，難道還比不過一個小傢伙。」

紫玉釵道：「關巧手，這樣吧！你放了我么妹，我跟你到關外。」

他悶在心裡，口噙陰笑，又問紫玉釵道：「妳對她的話有什麼看法？」

關巧手道：「為什麼妳會提出這種要求？」

紫玉釵微微一笑，道：「我完全同意么妹的看法。」

紫玉釵道：「因為么妹已情有所屬，她誓死也不會答應做妾的。」

關巧手道：「這麼說，妳們兩個都穿同一條褲子，愛上那個小鬼頭囉？」

「原來是這樣的，不知她心中的情人是那一個？」

玫瑰釵道：「不錯，所以你趁早死了這條心。」

紫玉釵道：「你會見過的，就是小虎。」

關巧手沉叱道：「我沒有問妳，我是問妳姐姐。」

紫玉釵道：「關巧手，你何必問這種沒趣味的問題，我不是說過了嗎？你放了我么妹，我跟你……」

紫玉釵道：「關巧手，你何必問這種沒趣味的問題，我不是說過了嗎？你放了我么妹，我跟你……」









奇俠司馬洛故事 / 馮嘉·文  
可飛·圖

# 命一屍三



## 逃犯詐死

司馬洛一生之中偷過不少東西。偷得最多的，當然是女人和珠寶了。而在這二者之中，當然是以女人的數目為最多。不過，談到價值的方面，自然是以他所經手的珠寶為最高了。雖然，有人說女人與珠寶不能相提並論，由於女人是不能用金錢去衡量其價值的。

但今天晚上，司馬洛所偷的，却並不是女人，亦不是珠寶。這件東西，也關防得相當嚴密，但是，如果拿去送給人，一定不會有人要。事實上，這件東西，你對人提起，也要引起人家的不快。

今天晚上，司馬洛就是去盜墳。

他所用的工具是一隻鋤頭，一隻鏟子。這是掘墓的最基本工具了。但是除此之外，他身邊還帶着一隻像醫生出診時所用的那種皮質的行囊。

他小心地掘着。

那環境是恐怖的。沒有燈光，祇有斜斜的月光。而月亮現在已那麼斜，它的光已經有一部份在不遠之處的一棵大樹遮住了。

司馬洛似乎並不匆忙，他祇是把泥土一點一點地剷起來。

如果他剷得大鏟一些，那在時間上，就一定得快得多了。但是他却没有如此，他祇是小小地一鏟一鏟剷起來。顯然他是小心謹慎多過趕時間了。

地上那個洞，給他掘得愈來愈大了。最後，他的鏟子已經觸到了棺材的表面。

## 幾乎上當

就在這個時候，鏟子的邊緣，就觸到了一件金屬的東西，發出「鏗」的一聲。

司馬洛馬上停了下來。他一直都不用光，但現在他就必須用光了。他蹲下，開亮了一隻手電筒，向那個洞裏照射過去。他照見了他的鏟子所觸到的東西了。那就是一根幼幼的鐵絲。並沒有生鏽，而是相當新的，亮閃閃的。

司馬洛小心地用手捏着這根鐵絲，沿着它的伸展方向探進泥土裏，又找到了一件金屬的東西。這一次，這件金屬的東西，却是一根圓鐵棍了。司馬洛小心地把這根鐵棍扳動。

忽然，他有了地震的感覺，由於腳下的泥土動起來了。他發覺，那整座墳墓原來都在動着。他連忙一跳跳開，跳了旁邊的另一座墳墓上，繞到了那石碑的後面，等着。

他看見，果然是整座墳墓在動。那座墳墓，就像一隻大嘴巴似的張了開來，露出了一個大洞。

照他估計，現在是連那座棺材也跟隨着「上唇」而升起了的。

目瞪口呆的階段過去了之後，司馬洛就知道，這究竟是個怎麼一回事了。這整座墳墓，顯然都是一個偽裝。這裏實在是一度活門，如果是內幕人士，就可以在墳墓的外面找到一隻暗擊，使這暗門打開來。但是司馬洛並沒有找到暗擊，他是把那暗擊的下半部從泥土裏掘了出來。當他把那

根金屬的圓棍一扳的時候，也就是等於把暗擊扳動了。

於是，暗門就張了開來。

司馬洛上前去，向那洞內窺望。月光仍不太斜，他可以看到，洞口就有一度石梯級，通進地下去。那下面却不是完全黑暗的，隱隱可以看到燈光。

司馬洛伏在那裏，考慮着，最後，他拿起了鏟子，放在那最頂的一級梯級上，讓它沿着梯級滑下去。

當這鏟子滑到了梯級的中段時，一連串的槍聲就在此時響了起來。槍聲是梯級中段的頂上發出來的，子彈就射在那梯級上，射得火花四濺！

司馬洛微笑。

他知道，很顯然地，這條地道之內，是另有機關的，如果不懂得避開那些機關而踏進去，那就會給那排子彈射得身子像蜂巢一樣了。好在司馬洛並沒有自己踏進機關去，而祇是派一隻鏟子去作他的先頭部隊。

這樣想着的時候，那地道之內，却有一陣響鈴的聲音傳了出來。

這顯然也是連帶的機關了。如果有人闖進那地道裏去的話，首先就是要吃一排子彈，如果這排子彈也不能收拾他的話，自然就會有守衛從裏面衝出來了。司馬洛連忙一跳跳了起來，退進了墳墓旁邊的樹林之中。

他等了大約二十秒鐘，便有腳步聲從那地洞中出來了。一個持着機關槍的高大男子從那洞口衝出，如臨大敵地蹲了下來，手中的機關槍向周圍一擺，但是找不到射

擊的目標。

司馬洛已經在樹林中躲了起來。

「這是怎麼搞的？」那人喃喃地說着。由於那墳面已經升起了，而他是在墳面之下出來的，所以他並沒有看到，墳面是已經給人掘開了。

顯然地，這人也並不是一個智力高強的人，否則，他就會看到梯級上那一把給子彈射得扭曲了的鏟子了。

他看不見有人，便離開了那通道的出口，走出來，作進一步的巡視，他繞到了幾座較大的墳墓的後面，向那些高大的石碑後面窺望了一番，當他看不到甚麼的時候，他的視線便轉向司馬洛所躲藏的那座樹林了。

司馬洛微笑。他的身上自然是也懷有武器，但他相信他還不需要動用他的武器。那個人似乎並沒有同伴的，不然，他就會先召來一個同伴，然後才進入這樣一個如此容易中伏的地方的。

那人在樹林的前面遲疑了一下，然後才繼續前進，用槍咀撩開擋路的樹枝，才踏進林內。但他才踏進一步，就忽然有一團黑影從地上縱了起來。這黑影執住了他的槍管，在他未能扳動槍機之前發力一扯。這人死命扳住槍柄，要保留這把槍，但是腳步還未會站穩，所以結果就給那把槍把他扯得向前仆去，撞在一棵大樹上。那槍脫了手，他却抱住了大樹的樹身。如果不是這樣，他就會給那棵樹的樹身把鼻子也撞塌了。

接着，那把槍的槍咀已經抵在他的背上了，而司馬洛的聲音喝道：「好了，

別動！」

那人不敢動了，祇是抱着那棵大樹：「不——不要開槍！」他哀鳴起來。

「那裏面還有些甚麼人？」司馬洛問道。

「沒有了，祇有我一個人！」那人說：「我——我是留守在這裏的！」

司馬洛也相信他：「這是誰的地方？」

「司馬洛又問。

「我——我的老板的地方！」那人愚蠢地回答。

「我當然知道這是你的老板的地方。

「司馬洛沒好氣地說道：「但你的老板是誰？」

「強哥！強哥！但他不在這裏！」

「布非明呢？」司馬洛問。

「誰？」

「布非明！」司馬洛說：「他不是你的老板嗎？」

「我不認識這個人！」那人吶吶着。

「好了，我們進去看看！」司馬洛說：「你先行！」

在機槍威脅之下，那人離開了那棵樹身，走在前頭，向那墳墓的進口走去。

「小心。」司馬洛說：「如果有機關，你就先死了！」

「沒有陷阱了。」那人搖着頭：「樓上那些子彈已經射完！」

「已經射完了嗎？」司馬洛說：「那是一個好消息，但你還是要走在前面！」

那人祇好走在前面，向那個洞口進發，而司馬洛則緊貼在他的後面。在這個情況之下，他還是愈接近這人就愈好了。那

人珍惜自己的生命，一定不會踏進甚麼陷阱的，因此最接近他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他們踏進了那個地洞中。拾級而下。經過了那彈痕累累的部份，果然沒有甚麼事發生。本來，司馬洛應該可以命令這人把地道的門關上的，不過，由於墳面已經給掘破了，如果有人來的話，反正是會看出破綻來的了。

他們走過了那度樓梯，到了樓下，司馬洛又轉對那人道：「有辦法把那機關槍的機關再弄起來嗎？」

「沒有辦法。」那人搖搖頭：「我已經對你說過了，子彈已經用完了！」

司馬洛祇好放棄此議了。

他們繼續進入那個洞，愈進去就愈光亮，很顯然，那地道的內部是有燈光的。

果然，轉了一個彎，司馬洛就看見前面有一度鐵門擋着去路，這鐵門前面的地道頂上就有一盞燈亮着。不過現在，這度鐵門則是半開着的。他們向那鐵門走去，走了一半的時候，司馬洛執住了那人的衣領，把他拉了下來，低聲對他發出命令道：「叫救命！」

「甚麼？」

「大聲叫救命！難道叫救命你也不會嗎？」跟着，槍咀就向那人的腰後重重地一撞。

「救命！」那人祇好提高聲音，叫了起來。四面的迴聲刺耳得很。司馬洛要他這樣叫的原因，自然就是為了要他把地室之內餘下的人引出來。如果那鐵門裏是還有人，聽見自己的同伴在叫救命，自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 藍荒·文圖  
可飛·圖

# 龍飛鳳舞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有關武當掌門人玄天道長之死，龍驤經過熟思考慮，武當內部，必有內奸，天心教已滲入內部，暗中牽着一兩個牛鼻子傾覆武當派，南宮北的背叛是一個例子，任明傑暗中策劃；至於內奸還有誰？最可疑的是從武當放出飛鵠傳訊的人，這個人是誰？無塵的口氣似乎不敢透露，龍驤無奈，只好隨無塵去見玄天道長問個明白，豈料到了鬱雷谷，發現有人先到過，將玄天道長毒死，觀察現場，估計兇手仍未離谷，二人分頭搜索，龍驤發現一老道在後襲擊自己，連忙將他制服，以為這老道人是殺害玄玄的人，老道則認爲他闖山態度不明……

## 金蜈蚣出現

## 衆長老震驚

話聲未歇，空中響起「砰」兩聲輕響，一條橙紅的火柱冲天而起。

龍驤在那人自林中竄出的刹那，已看清楚他正是自石屋左側與自繞分道搜索敵蹤的無塵道人。

龍驤見到無塵道人呼喚那老道做師父，不由得爲之一楞，隨即他又聽見空中傳來的一聲爆裂之聲。

他愕然仰首，只見那條橙紅色的火柱冲天而起，扶搖直上，火光久久未滅，他這才曉得那老道所施放的，是招喚人的信號。

就在他一楞之間，無塵道人已經躍到那老道面前，說道：「師父，你老人家弄錯了！」

那個老道怒喝：「無塵，你在胡說什麼？」

無塵道人慌忙向那老道行了個禮，道：「師父，你老人家放信號是……」

那個老道指着龍驤道：「有人闖上武當鬧事，貧道又攔不住他，不放信號做什麼？」

他的話聲頓了一下，繼續道：「貧道因爲曉得這兩天是比劍大會，有許多同道佩劍上山，那個大漢佩着長劍本沒引起貧道的注意，倒是他以青色面巾蒙在面上，使貧道心中懷疑，於是我便向他行去，想要詢問一下他是何人，那知我還沒行近，那大漢便已驟而拔劍刺來……」

他的臉上浮現一絲羞慚之色，說道：「貧道一向自信劍法不錯，但是在與那人惡鬥了不及二十招，便被他在背上刺了一劍。」

說到這裏，玄機道人轉過身去，指了指他背上。

龍驤和無塵道人都看清楚，玄機道人身上的那雙八卦道袍上靠近背心左側之處，被劍鋒劃破一條長有半尺的痕印，衣上一塊血跡，有一個拳頭那麼大。

無塵道人問道：「師父，你傷得不重吧？」

玄機道人轉身來，嘆了一口氣，道：「幸好貧道閃躲得快，這才沒被他那一劍傷及筋骨，但是却被他趁機逃走了，貧道忍着傷痛，跟在他身後狂追，却不知他的輕功身法快捷無比，僅僅追出二十餘丈，便已被他逃去。」

他撫了撫背上的傷，道：「貧道在樹林之中搜索，遠遠望見龍大俠站在菜園之前，當時貧道還以爲他是與大漢同伙闖來武當的，所以才……才惹出這一場誤會。」

他把整個事情發生的經過情形述說了一次，可能由剛才跟龍驤鬥劍時耗去真力

麼？」

無塵道人這才看清那老道手中握着的半截斷劍，他再轉首看了看龍驤，立即明白他們之間曾經發生些什麼事情了。

他的眼中射出驚奇之色，忖道：「看這個情形，師父竟然敗在龍大俠的劍下，這真是使人驚奇……」

那個老道從無塵道人眼中顯露出來的神色，看出了他心中的想法，臉上頓時一紅，羞怒地道：「你還站在這裏做什麼，還不將那混蛋圍住，別讓跑！」

無塵道人苦笑道：「師父，你老人家誤會了，他……」

那個老道吼道：「什麼？我誤會了？他帶劍上武當，不是對本門有什麼企圖是來做什麼？」

無塵道人說道：「師父，你老人家真的誤會了，他是峨嵋龍大俠，這次來武當是參加比劍大會的！」

那個老道哦了一聲，臉上浮起不信之色，道：「他是峨嵋派的銀衫劍客龍驤？他不到會場去，來這兒作什麼？」

無塵道人說道：「是徒兒帶龍大俠來此的，他有事要求見玄玄師伯，有要事稟告……」

那個老道問道：「那他又站在這兒作什麼？」

無塵道人道：「啓稟師父，玄玄師伯已經被人暗害身死……」

那個老道臉色大變，似是遭受雷殛，手裏握着的半截斷劍也握不住的而掉落地

上。

玄師兄遭人暗算已經……」

無塵道人垂首道：「他老人家中毒過深，已經仙逝。」

那個老道悲痛地說道：「是誰做出這等殘酷之事？玄玄師兄一向與世無爭，他……」

他頓足道：「你可曉得是死在誰手下的。」

說着，他懷疑的望着龍驤。

無塵道人說道：「徒兒與龍大俠一齊進入屋中，當時師伯已經被害身死，我們爲了搜查那人，所以分道而行，想不到師父你……」

那個老道重重的嘆了口氣，對龍驤打了個稽首，說道：「龍大俠，請原諒貧道過於魯莽……」

龍驤在無塵道人出現之後，便插劍回鞘，冷冷的站在一旁觀看那老道面上的神情。

當他看到那老道痛苦地頓足時，他的心中不禁泛起無限的疑問，暗忖道：「他大概便是武當五位長老中的玄機道人了，本來我懷疑是他用金蜈蚣毒死玄玄道人的，但是看他那悲哀之態，却又不像是偽裝……」

他看了許久，對於心中原先的想法愈來愈是動搖，他暗自搖頭忖道：「這玄機道長若是大奸大滑之人，就必定有殺害玄玄道人的嫌疑……」

正想這裏，他已見到玄機道人向他稽首道歉。

龍驤躬身道：「那裏，這都是在下的錯誤，一時沒有弄清楚對象，以致冒犯了

道長。」

玄機道人吁了一口氣，說道：「遇到龍大俠之後，貧道才相信英雄出少年這句話，唉，長江後浪推前浪，貧道確的是老邁了。」

龍驤說道：「道長之言不然，在下方才若非仗着利劍，決難逃過道長那重逾山岳的一劍之威……」

玄機道人搖頭苦笑道：「還談什麼山岳之威？貧道丟臉都要丟死了，方才那一劍差點沒使貧道歸道山……」

龍驤肅然道：「道長功力深厚，劍術精奧，在下深感佩服，對於方才之事……在下深感慚愧，請道長能容許在下歉意……」

玄機道人望了拋落地上的半截劍一下，苦笑道：「貧道沒有問清情由便貿然行事，以致……」他長長地嘆息了一聲，道：「等會他們趕來這兒，真使貧道難以解釋了。」

龍驤連忙把話題岔開，道：「據在下記憶所及，道長方才曾提及路上遇見一人，不知……」

玄機道人哦了一聲，道：「對了，貧道差點忘了，那人可能便是謀害大師兄之人。」

無塵道人問道：「師父，你老人家剛才碰到了什麼人？」

玄機道人對龍驤道：「貧道是因爲發現乙木師弟的竹樓傾倒，他也不明去向，受玄海師兄之命來請大師兄至經房磋商乙木師弟失蹤之事，剛剛過了鐵索橋，便見到一個大漢自右側絕嶺之上飛掠而下







# 環球小說盡名家

## 每週新書多姿采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新書  
介紹

血雨紅燈

每本港幣九元

西門丁著

毒神仙

武俠小說

每本港幣十一元

伏魔聖手

武俠小說

每本港幣十一元

洗腦人

馮嘉著

HKNG

龍乘風著

環球出版社發行

在下……」

「龍大俠，眼是劍會舉行之時，貧道認為當年的殘酷之事，不該讓你曉得，以免影響到你的情緒！」

玄地道人說道：「等到劍會一完，無論大俠你能否劍主一席，貧道都會詳細的將當年之事對你說清楚，龍大俠，貧道這個答覆，你覺得還滿意嗎？」

龍驤淡然一笑道：「在下也沒有急於曉得當年之事，不過在下覺得眼下的武林之中有如暗波激動，隨時都會掀起一場巨大的風暴，在下認為這也許跟當年之事有所關連，是以才請問道長……」

玄地道人苦笑道：「龍大俠所推測的不錯，貧道也認為當年之事沒有完結，而在繼續的延續下去，尤其是貧道在聽得你提起金臂劍魔的重現江湖，使得貧道更加擔憂……」

這時，那站在一旁的玄機道人已接下去道：「師兄，眼我們還沒看到那金臂劍魔任明傑，又如何能確定他已重現江湖呢？」

龍驤冷笑一聲道：「玄機道長，你是不相信在下下的話，還認為在下是說謊欺騙你？」

玄機道人道：「貧道並沒有說龍大俠在說謊，而是說眼下的尚未見到任明傑之前，我們不能遽然便下斷語，而認為與二十年前的事情有所關連。」

龍驤說道：「這很容易的事，道長你何不去把乙木道長找出來，便可以證明此事了！」

玄機道人冷笑道：「龍大俠，你這話

敢情在他說話之時，突然發覺到一股森寒冷冰的劍氣如同一枝冰冷的箭，往自己身上激射而來。

一時之間，他感覺到自己全身都被那股無形的冷厲的劍氣所籠罩，使他忍不住往後退去。

可是當他退出五步之後，凝目望去，却发现龍驤根本沒有拔出長劍，而只是以右手按在劍柄之上。

他的臉色一變，心中大凜，沒想龍驤年紀輕輕，便能憑藉心中的意志，控制劍氣的發展滅滅，一時，連話也說不出來，一雙擱在胸前的手，不知放下好還是出手的好。

玄地道人看到玄黃道人的尷尬之態，連忙出聲喝止，道：「玄黃師弟，不可以這樣對待龍大俠。」

他緩緩的走了過去，玄黃道人狠狠的瞪了龍驤一眼，踩了踩腳，轉身啓開木門，奔出石屋。

玄地道人的灰白長眉動了動，對龍驤歉然道：「龍大俠，請原諒他的貿然之舉，我這師弟一向是個急躁性子，要他改了幾次，他都沒有法子改……」

龍驤聽他這麼一說，反而感到不好意思起來，他抱了抱拳，說道：「不，這都怪在下過於放肆，失禮之處，還請各位道長原宥。」

玄地道人淡然一笑，道：「據貧道所知，任明傑確實已在二十年前喪生，不但是他一人，當年參與必死谷之事的所有各派高手全都喪生谷裏，二十年來，沒有一個人曾經重現於江湖，所以，龍大俠你一

提起任明傑重現武林，便難怪使得貧道等不相信了。」

龍驤問道：「請問道長，二十年前那必死谷之事，是怎麼一回事？能否請道長解釋一下？」

玄地道人長嘆了口氣，說道：「龍大俠，你的年紀還輕，不曾經歷過當年所發生的恐怖之事，自然不會明瞭了，但是，我們這些老一輩的，却是身歷那件恐怖的事，心裏的感受便有所不同了，唉，此刻回想起來，也不禁使得貧道深深地顫慄……」

龍驤心頭一動，問道：「請問道長，當年那件事，是否跟方才道長所提的金蜈天尊有關？」

玄地道人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僅是閃爍其詞地道：「貧道每一起起當年之事，便禁不住為各派的將來前途感到擔憂，對於那一次大劫難，貧道不願詳細提起，只是要向龍大俠說明一件事，那便是由於當年那一件事，各大門派的精英全都喪失無遺，各派也逐漸沒落……」

他的目光凝聚在粗糙的石牆上，默然片刻，吁了口氣，道：「這二十年來，我們各派都盡力於本門秘功的追研，而沒有像往日那樣高派門人到江湖上去行俠仗義，以致使得武林中黑道羣魔迭起，當年之禍還不曉得要延續多久才能停止……」

龍驤聽他說了半天的話，全都有如罩上一層輕霧般的難以使人了解他真正的意思。

他想了下，問道：「道長能否將當年金蜈天尊擾亂武林的事說與在下曉得，

就說錯了，剛才你不是聽到貧道說過，乙木師弟的竹樓傾塌，他本人也已經失蹤，遍尋不獲？貧道現在要到何處去找他？」

龍驤道：「這很清楚地顯示我們，乙木道長已經被人所擒，眼留在武當門的那個乙木道長乃是假冒之人，不然，他為什麼要離開這兒？」

玄機道人說道：「這也可解釋成他被人擄走，就在經過一番反抗後，他所居住的竹樓才會倒塌。」

龍驤冷笑道：「道長的意思是說在下謀害了乙木道長？」

玄機道人默然無語，根本沒有答覆龍驤的詢問，但是他的神態却明顯地表示他對龍驤的話是默認了。

龍驤望了望其他兩個老道，見到他們也都在沉默不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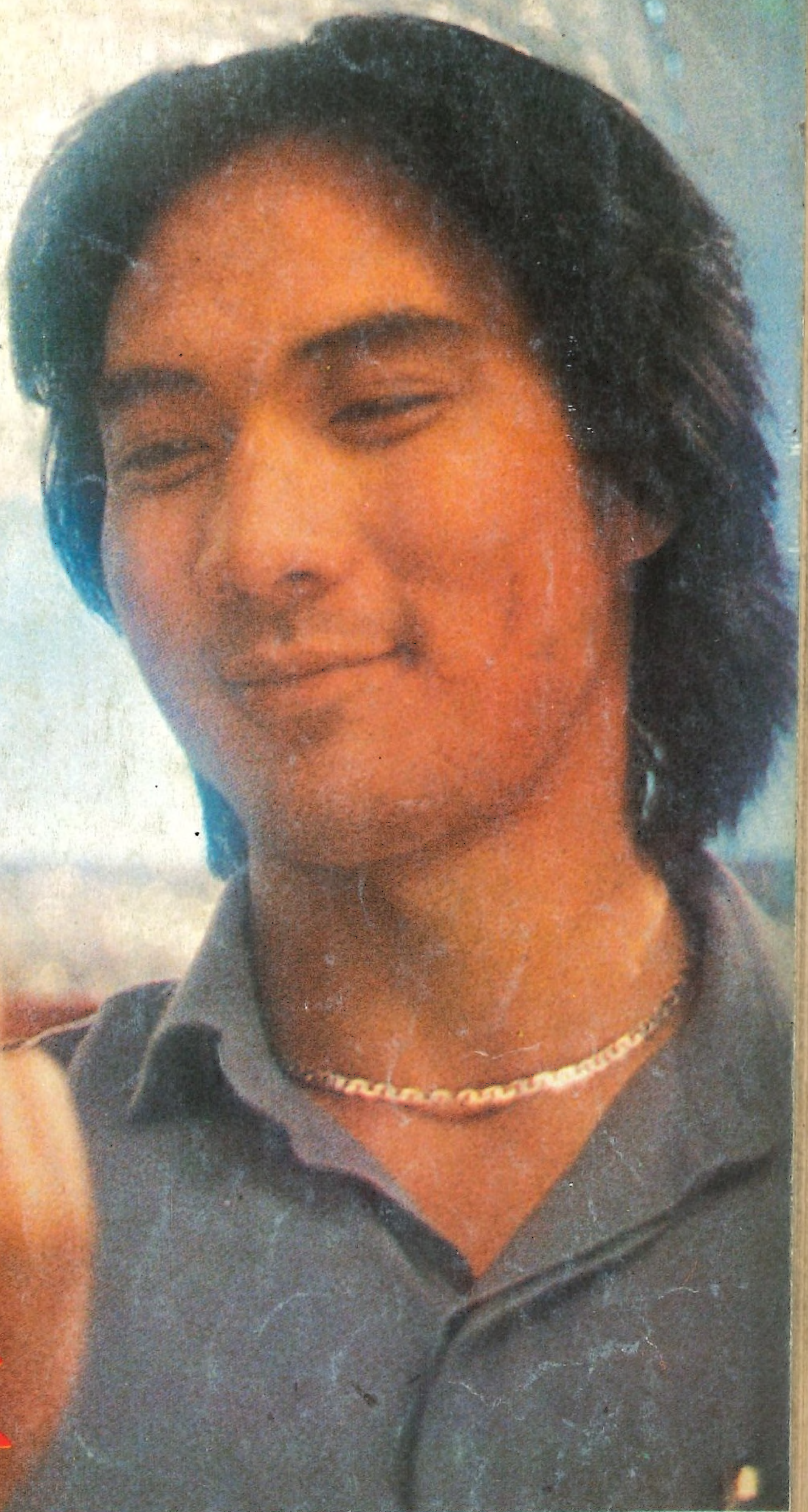
他的心中湧起強烈的反感，忖道：「武當已經完了，在這幾個糊塗的雜毛老道領率之下，是無法重振昔日之雄風……」

他驀地長笑一聲，諷刺地道：「諸位道長太看重我龍驤了，憑我一個晚輩，竟能公然的在武當將貴派二十年前劍會的劍主擒住，若是傳出武林，在下的聲望豈不是驟然提高到前無古人的程度？既是如此，在下又何必趕來武當參加劍會，爭什麼劍主之席呢，在下……」

玄機道人沉聲道：「龍大俠，請你不要以這種語氣諷刺貧道等！」

龍驤微微一愕，也發覺到自己是失言了。

·十四·(未完)



常服

紫

腦活  
腎通  
事業成功

金  
丹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